

试论冷战后韩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 其对外交行为的影响

前言

一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本文的研究源于作者对韩国民族主义的现实问题和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与联系。作者的用意就是通过系统分析冷战结束前后的韩国民族主义在新的环境里有着什么样新的发展特点，并且如何影响着韩国的对外关系及相关事务。

“民族主义虽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东西，但肯定是当前最突出的国际政治现象之一。”^[1] 这句话概括了民族主义的两个特点——虽老生常谈，却影响甚广。民族主义好似每个人耳熟能详，然而却更难以说清道明，自诞生之日起，它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脚步的向前，它也长出新的枝丫，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活跃着，发挥着它自身不可忽视的作用。冷战后，民族主义问题作为地区热点问题的表现形式之一活跃在国家间、地区间的国际关系当中，具有重新解读、深入探究的学术意义。

作为冷战后世界的热点地区之一，朝鲜半岛今天的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问题向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在冷战之后，随着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DPRK，下文简称朝鲜）和大韩民国（ROK，下文简称韩国）在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国际待遇下的各自发展，其民族主义也自然而然地呈现了不同冷战时期单一要求民族统一和解、意识形态至上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之。在南北停战状态大部分意义上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今天，军事上的安全硝烟似乎不再甚嚣尘上，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主要领域。当今关于半岛上国家的民族主义研究多停留在媒体报道、现象解读等层面，某些甚至带着有时偏颇的主观感情色彩，并未有深入系统的系统分析。尤其是针对冷战后朝鲜和韩国

^[1] 王联. 世界民族主义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各自的民族主义发展的新特点，相关创新研究凤毛麟角。而韩国作为一个具有其独特魅力和活力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上受到瞩目，影响力上升，其社会文化现象相应地倍受外界关注，尤其对于中国来说，如此重要的一个邻居，其民族主义问题好比这个邻居的脾气禀性，当然需要深入的了解以便更好往来。对此方面的深入研究能够帮助研究者和大众更好地了解韩国的民族主义，因此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具有社会意义。

本文试图论证的是，在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全球化世界格局里，韩国超越半岛朝鲜民族单一要求国家统一的民族主义，在全球化，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影响下、中国崛起复兴等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其重新社会建构的、作为独立的韩国国家共同体认知构建下的新民族主义的发展特点及对其对外关系的影响。

本论文的主要结构如下：

首先，在前言部分，作者将介绍论文的创新点和难点，并就关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相关方面的外交合作研究进行文献综述，重点介绍与本文有密切联系的部分；其次，在第一章，作者将介绍民族主义在韩国的滥觞、冷战后国际背景的变化及韩国民族主义相应的新发展，并初步总结此种新发展呈现了如何的一种趋势等；再次，在第二章，作者将以时间为线索，分阶段特征梳理韩国民族主义在冷战后的发展特点，并进行相关的理论联系、分析总结；最后，在第三章，作者将就总结韩国民族主义对其对外关系的影响，分析此种发展的前景，做出相应的结论和展望。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第一， 从一种建构主义的宏观理论视角来重新定义、分析冷战后的韩国民族主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望文生义，而是以一种历史性的、变化的观点来看待。由于中文翻译在语言学上的一些特点亦或说限制，先前的许多研究使得许多人很容易先入为主地将民族主义倾向为偏贬义解读为排他主义、分离主义等负面现象。本文利用关于民族主义概念定义的历史的分析方法，结合当今世界的局势和冷战后韩国自身的发展特点对其进行新的分析；

第二， 对韩国的经济层面、社会文化层面的民族主义现象对其国际关系的影响进行一种开放视角的多元解读。对于韩国现今民族主义的系统分析相对薄



弱，此类研究比较具有创新意义，尤其是注重从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的视角，以国家为重要认知共建载体以分析国家对外关系事务，是以前未有进行的。

第三，以时间为线索分阶段分析韩国民族主义的特点，以往多为总结客观的横向特点，鲜见纵向的时段分析，而以冷战后的时间段来划分，系统地总结特点进行展望是比较有创新意义的。

本文除了以上创新点之外，还有一些预期存在的挑战和难度：首先，对冷战后的历史时代特点把握将是定义冷战后韩国民族主义的关键，而能否把握住这一点进行对韩国对外关系的分析将是挑战；再次，冷战后至今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段，作者就此时间段当中的民族主义做出分析的时候，应当从时间的顺序把握好脉络，主要是以民族主义转变的结点来划分，以免写得杂乱不堪；再次，对冷战后韩国民族主义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并总结对外交的影响是比较新的一个视角，能够就其紧密联系切入，获得相关分析结论，预期存在难度。

二 文献综述

1.1 民族主义的研究概述

民族主义作为最有影响力的现代思潮之一，是同西欧的民族国家一起产生的。近代民族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西欧和北美。在近代主权国家的构建和世界历史进程中，它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推翻王朝国家，建立民族国家浪潮中，法国大革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的宣言：“所有主权的来源，本质上属于国家（nation）。”^[2]后随着西方国家的各领域活动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民族主义也随之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自有现代民族国家之日起，民族主义就成为影响世界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学者不同研究维度的变化，关于民族主义的不同论争也是格外激烈的，现在世界上关于民族主义的林林种种的定义不下百余种。其中不乏对民族本身的定义就存在偏差的原因，关于民族的定义，虽然各

^[2] Walker Connor. A nation is a nation, is a state, is an ethnic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78, 4:382



不相同，但都未脱离一个共同的、经典的核心内容，即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作者认为构筑民族主义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共同的身份认同感。虽然现在看来民族主义是每个国家都关注的现象，但从渊源上看，民族主义滥觞于西方文明。民族一词英文为nation，原指同一出生地的居民团体，在1500年到法国大革命这段时间，开始具有政治的含义；等到波兰被瓜分和法国大革命时，开始成为与country同义的一个词语。事实上，国际关系一词的英语至今仍为Inter-national Relations，指的就是民族国家间双边、多边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综合。基于此，我们不难推出尽管产生的原因是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但nation作为国家的含义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4]。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不难注意到，中文将nation这个单词翻译为国家，但是country，state的翻译也为国家，而nationalism被翻译为民族主义；然而，在中文的语境里面，国家和民族是不一样的概念，国家更接近政治机构、治理机器，民族更接近天然血缘共同体、社会文化层面建立的认知共同体，不比二者相对应的英文意义同根同源。本文的主要立论点需要读者从这两个词的英文原意出发加以理解，国家（即nation）原来就是后天人为构建的认知共同体，而不是单一的统治工具；而另一个方面来说，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是有社会性、历史性和政治性的概念，不完全是血缘民族、文化和语言的载体。韩国在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就是典型的天然血缘民族关系和后天政治历史条件结合所社会构建起来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是140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召开的题为“波西米亚和波西米亚民族的宗教与经院哲学”辩论会上提出的。^[5]此后，这一名词开始被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频繁使用。

研究民族主义享有盛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东尼·史密斯、美国历史学家汉斯·科恩都在此领域建树颇丰，他们的著作多为对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进行

^[3] 斯大林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4] 阎学通.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5] 王联. 世界民族主义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分析和归纳。

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主要围绕着民族间历史与矛盾、民族的排他主义、民族至上优越以及民族分离与扩张主义展开。作者同意汉斯·科恩的观点，即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流动的概念，“民族主义在所有国家和整个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且取决于它所根植的不同地区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结构”。^[6]所以，想要百科全书式地囊括所有的民族主义进行总结，是非常困难的，而同时，因时因地制宜分析民族主义的各种具体形态和特点，又是必要和有意义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卡尔顿·海斯曾经说：“对爱国主义、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属性和历史的完整而且系统的研究，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7]

1.2 国内相关民族主义研究

近些年来，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发展了起来，大部分国内的学者仍主要停留在收受和归纳的阶段，主要的方法都是分阶段整理归纳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北京大学副教授王联所编著的《世界民族主义论》是国内收录比较翔实，条理十分清楚易懂的民族主义著作。

国内就韩国方面的民族主义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学者对更大层面的东亚民族主义的研究框架下。这个比起韩国民族主义更为宽泛一些的概念——东亚民族主义，是诸多学者的关注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教授李文将东亚的民族主义与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结合了起来，在《东亚的现代化与民族文化》一文中，他指出，针对就此问题产生的激进和温和观点当中，激进的观点坚持东亚国家应当摒弃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加速迈入现代化的行列，而温和的观点倾向于认为东亚国家如果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坚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并将之作为精神动力的源泉，最终将获益不浅^[8]。东北师范大学的学者李晔和耿昕在文章《论东亚民族主义的类型与特征》中分类厘清了东亚民族主义的类型和特点，主要是与对

^[6] Hans Khon.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D.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1955

^[7] Carlton J.H.Hayes. *Essays on Nationali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8

^[8] 李文. 东亚的现代化与民族文化. 当代亚太, 2006, 12



民族主义的片面反殖反霸的解读作了澄清，主张多元的文化视角，其中将韩国的民族主义定性为“反应-自卫型”^[9]。南开大学的庞中英教授在东亚地区化的层面上对东亚民族主义进行了分析，《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一文中，他指出由于东亚地区自身的特点，文化层面上的地区主义使得东亚应当超越欧洲地区主义思维看待差异性与集体认同，韩国的民族主义被划分为针对全球化潮流所做出的一种政治上的回应^[10]。这样以来，很清楚此东亚民族主义也根本不同于今天流行于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分离主义”等消极概念，不是那样让人闻之色变的这种民族分离主义，破坏早已形成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和睦，尤其破坏民族统一经济体系和统一市场，使国家经济停滞倒退。民族分离主义是东亚经济民族主义的对立物，是一种基本上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潮和运动。

1.3 韩国此方面的民族主义研究

在韩国的权威图书馆网站上以“民族主义”为关键词搜索到的 300 多篇资料当中，绝大部分是关于朝鲜半岛南北部的统一问题的，在大部分韩国学者的观点里，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是传统意义上的统一南北分裂的原半岛国家，与我们外界所认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差别较大，所以在韩国搜索民族主义方面的资料，大部分是历史上反日要求民族独立和要求对北统一的文献。可见就冷战后韩国新形态的民族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的韩国学者不多，尤其是在韩国的民族主义有时被单一解释为排外主义时，更显敏感，“排外主义变成当今世界上散布最广的群众意识形态。排外主义可说是种族歧视的准前身，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欧洲和北美地区，随处都可见到它的身影，其普及程度甚至高于法西斯当道的那些年。”^[11]所以在韩国就此“消极层面”进行研究的人凤毛麟角。

近些年来，不乏韩国学者就此方面展开了新的探索和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韩国学者金东成于 2009 年在《国家战略》上发表的《东北亚安保秩序的现实与民族主义》中对中日韩的民族主义作了分别的分析，他从历史的视角出发

^[9] 李晔，耿昕. 论东亚民族主义的类型与特征. 东北师大学报, 2001, 05

^[10] 庞中英. 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 11

^[11]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总结现今在区域一体化趋势下东北亚安保和民族主义的走向，他在结论部分总结出了“攻势民族主义”（Assertive Nationalism）、“反动民族主义”（Reactive Nationalism）、“大众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等几个概念，并分析了南北韩之间的核问题对于其关系的影响，称在此种双边往来当中的民族主义为“统一民族主义”（통일민족주의）^[12]。总体上他是肯定民族主义对于国家发展的客观推动作用，但是在结合地区一体化分析的时候，他也同时对调整和控制此种趋势表示了关切。

此外，还有韩国学者对于 21 世纪韩国民族主义的新发展做出的相关研究。诸如韩国学者郭俊赫于 2006 年在韩国学术刊物《国际和平》上发表的《民族主义：为了和平构建 21 世纪的新民族主义》^[13]、韩国学者柳吉再于同年同刊发表的《就整合与友善的 21 世纪韩半岛民族主义而进行的一些探索》^[14]、韩国学者申基渊所著的《韩国民族主义的家谱及政治》^[15]等，都是对韩国民族主义的新发展所做出的相关有益探索。在申基渊的著书当中作者以时间为线索分析了韩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从起源、到殖民时代的强化、到对美霸权产生的反美主义等进行了分析，最后对韩国民族主义做了 60 年以来的展望。

本文讨论的韩国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传统民族主义。西方的民族主义起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它主要服务于资产阶级反封建和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民主革命政治需要。一旦经过这样的历史阶段，这些民族主义就可能销声匿迹，甚而有可能转而发展成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消极甚至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让很多读者闻之色变，先入为主地在感情上否定它。而包括东亚在内的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主要产生于本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它主要服务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需要，政治上要求独立，经济上要求自立。这种民族主义其主流一般来说是革命的、进步的。因此它不同于西方的旧民族主义。东亚民族主义也不完全等同于第三世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其区别在于东亚经济民族主义除了要求政治独立、经济自主外，更主要地是要发展经

^[12] [韩] 金东成. 东北亚安保秩序的现实与民族主义. 国家战略, 2009

^[13] 郭俊赫. 民族主义：为了和平构建 21 世纪的民族主义, 2006, 3:2

^[14] 柳吉再. 就整合与友善的 21 世纪韩半岛民族主义而进行的一些探索. 首尔：国际和平, 2006, 3

^[15] 申基渊. 韩国民族主义的家谱及政治. 首尔：创作与批评出版社, 2009



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即由“抵制型民族主义”发展成为“开发型民族主义”。

本文研究的民族主义更类似于韩国人自称的“国民性”。这种国民性之所以在韩国极少被作为民族主义提起，原因如上，不再赘述。作者的观点是，在冷战后，随着韩国“北方外交”^[16]的成功，半岛两个国家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南北方巨大的社会制度差异早已使得各自的国民心态在不同的轨道上发展，因此提出冷战后韩国自身的民族主义还是比较合适的。国内复旦大学的蔡建教授在《韩国：文化民族主义不足怪》中直接将韩国的民族主义定义为文化民族主义，开始了一派对韩国民族主义的新的解读和理解。^[17]中国社科院的学者王剑峰的研究也颇具见地，《世界化：当代韩国的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是他对韩国民族主义的挖掘，韩国的“早期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维度转变为以族群为基础的(Ethnicity-based)民族主义维度。韩国的经验不仅仅表现出资本和劳务流动全球化的各种过程和限制，还揭示出表面上无边界的经济关系会产生新形式的民族主义”^[18]是对韩国民族主义较新较具时代性的定义。

此外还有一系列从文化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分析民族主义对国家间外交互动影响的文献：

在冷战后安全研究领域成果颇丰的查·维克多(Cha·Victor) 1998年发表的文章《定义东亚的安全：历史、热点及展望》(Defin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History, Hotspots, and Horizon-Gazing)以及其他著作中都指出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冷战后的安全世界是在全球化与文化主权带来的身份认同感之间互动构建的^[19]，也就是说，安全和社会构建的认同感是互动互生的。

韩国学者文正仁(Moon Chung-in)在1995年第3期的《关注韩国》(Korea Focus)发表了《全球化：挑战与战略》(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一文中也阐述了作为一名韩国学者对新时代安全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应当在国家安全的利益基础而非全球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和调整政策，并称之为“划定安全”

^[16] 指韩国与前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建交的浪潮

^[17] 蔡建. 韩国：文化民族主义不足怪. <http://www.cqvip.com/qk/80780X/200710/24430962.html>

^[18] 王剑峰. 世界化：当代韩国的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2006, 5

^[19] Cha·Victor. Defin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History, Hotspots, and Horizon-Gazing. The Four Asian Tigers in East Asia: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d. Eunmee Kim. : Academic Press, 1998



(Delimiting security) [20]。

美国的学者麦斯威尼 (McSweeney) 在《身份与安全》(Identity and Security) 中对文化意义上的安全化给出了笔者认为比较全面、客观的定义。在这个时代, 许多非传统的因素可以跨国界自由多样地流动交换, 诸如移民和对文化认同的挑战等, 都让我们得以对自身的身份进行“安全化”。[21]在就身份认同和安全的关系所进行的争论当中, 麦斯威尼认为哥本哈根学派对于帮助我们进行深入理解和思考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他们提出了深奥复杂的方法论问题, 还提出了在实践当中如何就政治层面的意义针对不同知识范式构建的具体个体来定义身份认同。

正如研究文化民族主义的学者查维特所说, “二十一世纪的‘新’安全环境将在全球化与国民认同性两个范畴的互动下的空间内存在”[22], 民族主义就这样踏入了国家对外关系的范畴, 成为了在时代背景下影响国家间来往的重要变量, 在全球化的时代展开了新一轮的蜕变。

本尼迪科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 由历史继承而来的领土和边界很自然地想象为脑海中隐形抽象的共同体, 尽管即使最小的国家其成员对于这种共同体的样子的看法都不尽然相同。[23]等于提出了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国家间安全边界。

印度政治家索姆纳特·查特吉 (Somnath · Chatterjee) 争辩说, 对于东西方文化本质性区别的接受标志着殖民形势下民族主义思维的形成。[24]科恩 (Cohn) 等学者指出则指出, 史料和典范也只是国家权力的众多“技术性”工具其中的两种, 民族国家正是通过此来定义其权力的。民族国家不止是通过公众定义的传统化行为, 还通过不断对其权力的解释和功能化 (理性的及正常的) 来计量、分类、确认国家的认同感。[25]学者威廉姆的观点是, 通过群体和个体的国家认同感和个人感情, 国家机器铸造了划分国家间界限的无形界限。[26]多明格斯 (Dominguez)

[20] Moon Chung-in.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Korea Focus, 1995, 3

[21] Michael C. Williams. Modernity, Identity and Security: A Comment on the 'Copenhagen Controvers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8, 3: 435-439

[22] Victor D. Cha. Global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00, 3

[23]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1983

[24]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1986

[25] Cohn, B. S., Dirks. Beyond the fringe: the nation state, colonialism,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power. J. Hist. Sociol, 1988

[26] Williams, B. F. A class act: anthropology and the race to nation across ethnic terrain. Annu. Rev. Anthropol, 1989



的著作《边界要素：一本简介》(Boundary Elements: An Introductory Course)当中观点也是认为文化是人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也是组成边界的隐形要素。国家间文化的巨大差异带来的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文化和民族的认同筑成了国家间无形的边界，影响着国家间对安全的感知和相互间的交流。

第一章 冷战后韩国民族主义的转变与发展

第一节 冷战后的国际背景及东北亚局势

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局势作为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开始的产物，给东北亚的战略格局带来深刻影响，此后以此热点地区为中心，其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整个期间，东北亚格局总的特点就是亚太大国势力的关系为主导，纷争主要体现在地区问题上，最主要的就是朝鲜半岛事务。

冷战结束后至克林顿接替老布什入主白宫之前，各个主要力量竞相提出各自的战略构想，围绕着新一轮世界秩序的构建展开角逐。昔日美国在全球最强劲的对手苏联垮台了，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美国的老布什政府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构想，如“新大西洋主义”等等，以期确立在全球事务中的单极主导权，尤其警惕欧洲这个潜在崛起的对手。在世界各个热点地区，美国的主要战略意图就是保持自己的主导优势，并且对外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与文化，保持自身在世界的“一超”地位。

与此同时，在东北亚，“日本时首相海部俊树于1990年1月9日致美国总统布什的信中称：‘必须以日欧美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27]作为日本在亚洲反共的盟友，日本也期待着以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蛋糕上切一刀。

由于冷战结束前后及其他因素的干扰，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面临了诸多的挑战和困难。面临冷战后尚为混沌的局势，中国亟待调整和融入新一轮的世界发展当中。昔日的老大哥苏联在解体之后国家影响力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俄罗斯在叶利

^[27] 纪胜利、郝庆云. 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2000).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钦的亲西方政策下奉行“西化”、“入欧”的原则，勉强挣扎在一流国家的底线边缘。至此，战后世界格局和秩序的重塑围绕着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构筑单极世界的意图和日、欧、中、俄四股力量构筑世界多极新秩序的努力而展开。在朝鲜半岛的事务上，始终围绕着多重的大国势力，当然综合区位优势、意识形态以及大国影响力等因素，对韩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主要还是美国与日本。

冷战期间北朝鲜有着苏联、中国的支持，共产主义阵营在东北亚北部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而美国与它扶植下的日本和南朝鲜（今韩国）在东北亚南部形成了又一个遏制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小三角关系。这两个南、北小三角关系与中美苏的大三角关系交互作用，是冷战时期东北亚格局的特色。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曾于1975年9月在第30届联大上提出了交叉承认的外交模式，即苏联与韩、日建交，交换得美国与中、朝建交的结果。当时这一提议被认为是可行可议的，然而这个历史上可以说是难得的一次平等解决南北关系在国际上地位的构想，并未成真。

苏联于1986年开始推行“新思维”战略，这与韩国之后所倡导的“北方外交”一拍即合，正所谓外交要算经济帐，于1990年6月4日，苏韩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举行首次会晤。同年9月30日，苏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此举打破了交叉承认的平衡前提，苏中朝的共产主义阵营失去了与美日韩反共阵营换得承认朝鲜国家地位的重要筹码。

在东北亚，随着苏联解体，冷战宣告结束，美国对地区内事务不可挑战的影响力和地位最终确立，1990~1992年间，俄罗斯将前苏联对韩政策的延续，接着就是于1991年9月17日，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于1992年8月中国与韩国以生机勃勃的经贸交流为基础，建立了外交关系等等。这一系列事件使得半岛上两个主权国家的存在在国际法理上得到承认，半岛分裂、两国并存成为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1988年上台的韩国总统卢泰愚在冷战结束后，全面采取“北方外交”政策，积极修缮与冷战时交恶国家的关系，大韩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合法国家的地位在世界上得到承认，在改善半岛形势，促进半岛统一方面，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韩国的北方外交政策是韩国政府在世界局势逐渐缓和，东西方关系开始改善的情况



下实施的。它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与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鲜,创造一个有利于半岛统一的外部环境,从而最终实现朝鲜民族的和平统一。北方外交政策萌芽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但这时的北方外交政策还没有作为正式的国家外交政策来应用。直到 80 年代卢泰愚的第 6 共和国时期,由于国际局势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中苏朝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以及韩国国内经济腾飞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北方外交政策才得以全面推行。在实施北方外交政策过程中,韩国政府采取了三步走的战略,即首先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文化和非经济上的交流,第二步是促进经济交流,最后就是建立政治与外交关系,我们不难找到中韩建交的影子。

朝鲜则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冷落和昔日盟友的“抛弃”。政治上,俄领导人扬言“俄罗斯同朝鲜在意识形态上的纽带已经断绝”^[28],因而需要“修改部分苏朝条约的内容”^[29]。经济上,俄对朝的各种援助也急剧缩减。不难看出,冷战结束后,朝鲜已经失去了它作为前苏联在东北亚与美国抗衡的战略前沿阵地的价值,加之独立之初的俄罗斯极力显示其与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同一性,对朝鲜这个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国唯恐避之不及,更遑论维护和发展俄朝关系了。

冷战后的世界,意识形态对阵不再居于重要地位,经济发展和合作,是关键。而中国此时也以山东半岛的经贸开发为头阵,开始与韩国交好。等到韩国在台湾问题上摆正立场之后,两国正式建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两国间的亲密关系有增无减,意识形态方面的差距更是逐步淡化。可以说,东北亚的格局氛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变得较冷战时期意识形态非我即敌的对峙状态轻松了许多。这样的氛围当中,朝鲜显得越加格格不入了,加之被交叉承认方案抛弃后,仅剩的交涉筹码——核危机当中朝鲜表现出来的难以沟通、不愿合作的姿态,这一切都使朝鲜在国际社会上显得空前孤立。

简而言之,冷战后的国际社会,意识形态的对峙不再是主题,取而代之的重中之重是经济发展与合作。苏美阵营的不复存在,世界的总体格局体现为美国一超领先世界,中日俄欧等多强与之合作中有竞争。在东北亚,韩国和朝鲜为半岛上共存的两个独立国家已是不争事实,但是停战机制仍存,南北统一未完,北朝

^[28] 李强. 从“一边倒”到“等距离”. 国际观察, 1996, 4: 11

^[29] 李强. 从“一边倒”到“等距离”. 国际观察, 1996, 4: 11



鲜又开发核技术，半岛仍是地区的一个热点，问题纷争不断，未来何去何从，尚不明朗。

第二节 民族主义在韩国的滥觞与发展

马克思·韦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情绪”，“一种情感的共同契约”^[30]，在许多时候，这种以民族共同体为感知载体的情感极为明显地体现在经济、文化等层面上。而在全球化的时代，以欧美为首的西方文明乘着西方的现代化、民主化在全球扩张影响之东风，对其他相对势单力薄的文明带来不小的冲击。东亚有着相对独立的文明发展史，独特的儒家文化、佛教文明以及东方封建王朝漫长的发展历程孕育出的文化根基，在西方“舶来物”的冲击助推下，有了新的枝干，这加速了东亚文明现代化与民族主义觉醒的相伴相生与共同发展。

具体就韩国而言，从有史书记载开始的箕子朝鲜开始，到卫满朝鲜、三国时代，直至之后的高丽王朝、李氏朝鲜，韩国的古代封建王朝发展历程一直伴随着中原王朝的强势影响。儒家文化在高丽^[31]文化的土壤里深深扎根，现今的韩国处处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但是由于多种外来文化的多重影响，韩国的儒家文明有着异质化的表现。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同儒家的‘忠孝仁义’伦理制度化，共同构成具有韩式特征的伦理政治，而在其他与之剥离的领域，韩国可以同时融合西方现代文明、基督教文化等的影响，虽然均为舶来，却也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整合式文化”。其中儒家文化对东亚文明的影响占据首位，在漫长的东亚文化演变历程中，儒家文化的影响可以说得上是贯穿始终，从而铸就了儒家特有的一种保守性的“中心文化观”和一种同化“狄夷”文化的使命感。在这种文化使命感或者是文化自觉的情绪当中，实际上就是某种民族主义的萌芽。从现代史学的观点上来看，朝鲜半岛的古代历史很大意义是是相当阶段的与中原王朝维持宗藩关系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当中，朝鲜半岛并未孕育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对中原王朝的信任与依赖当中，朝鲜半岛内部的各政治势力的斗争占据主导，

^[30] 张建华，李凤飞. 作为一种世界潮流的民族主义. 世界经济和政治，1996，1

^[31] 韩文原指代高丽王朝的音译，后由西方音译为 Korea，成为指代整个朝鲜半岛及其文化的特定词语



只是在后期几次对抗倭寇的战斗中产生了对新来征服势力本能的抗拒和对原宗主王朝的强烈认同。

直至清朝末年，随着清政府的腐化堕落和日本的强盛，朝鲜半岛事务主导权的争夺形势开始变化。日本制造的一系列事件让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情绪初次酝酿，1895年，日本人将有反日倾向的明成皇后污辱后杀死，在日本成为朝鲜的“保护国”之后，1909年日本第一任统监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明成皇后和安重根两位都被现今的韩国人尊敬地视为民族英雄。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在原有的宗藩体制内对外来侵略势力的反抗情绪，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尚未形成，人民的认同感仍旧停留在对旧有宗藩关系的依恋情结当中。在1919年3月1日爆发全国性起义后，日本决定采取怀柔政策，不再根绝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不过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卡特·埃克特(Carter Eckert)写道的，19世纪末之前并没有将韩国作为一个国家尽忠的民族情感。^[32]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只是在完成国家近代化之前的一种萌芽状态。

从地理上来看，韩国地处大陆和海洋之间，半岛性格特征显著，危机感深重，既有大陆的保守性，又有着海洋的进攻性。民族主义在这样的地理归属感上孕育，并不断从情感本身获得对归属感的证明。

而当西方文明伴随着船坚炮利向东方“敲门”以后，东亚的民族主义又多了一层“追求自主独立”、“反对外来影响”的政治色彩。大院君时期，法国传教士在韩国传播天主教事件引起的“丙寅洋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面对西方文明的传播，由于儒家文明的守旧性，朝鲜半岛也经历了闭关锁国的阶段。这种面对自身文化体系以外势力传播而觉醒的民族主义，自那时起在朝鲜半岛的土壤上扎根生长，直至今日。

二战结束以前，韩国的民族主义主要体现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反日民族主义。二战结束以后，由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他们在亚洲的势力范围的划分线定位在了朝鲜半岛的三八线上，单一民族的半岛人民至此以后被生硬地划分成敌我之派。在二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韩国国民并未有着属于自身的新的归属感，更关注何时能够和北方重新统一，击退共产主义势力在半岛上的扩张。

^[32] B.R. Myers. 牛肉问题背后的韩国民族主义.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2008, 7, 4



然而，朝鲜半岛事务的特点就是，它从来不是朝鲜半岛上的国民自己能够完全主宰和左右的。到了冷战结束之后，半岛上两个国家的事实已经不争，韩国渐渐靠着国民的拼搏精神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发展、文化特点给世界留下印象，经济是一切的基础和根源，韩国的民族主义也随着其经济的腾飞从原先的民族主义情感逐步分离出来，有了自己的新的发展。

国际政治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国家间关系，军事实力和物质资源并不是权利分配的唯一基准，国际体系的结构也包括社会建构起来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民族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建立了起来，亚历山大·温特曾经说过，社会结构的三个要素为共有知识、物质资源与实践。^[33]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民族主义的情绪诞生了，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前文指出的，中文将 nationalism 翻译成了民族主义，而将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翻译成了国际关系，但是在汉语的语境来理解的民族主义与 nationalism 原来所指的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共同体产生的认同情绪不一样。本文所研究的是这种在其原来语境里的原意，而非翻译后有所偏误可以另作理解的别的意思，鉴于习惯和为了方便读者使用与理解，还是称之为民族主义，而伴之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也是澄清以往对韩国民族主义的误会。

在冷战后韩国社会的发展特点又孕育了韩国人民的新的国民性格特征。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就是政治上民主化的发展、国民文化的进一步开放化等。现今的韩国社会竞争非常激烈，退一步就会有生存危险，而且韩国人生来就不会妥协，只会通过斗争的方式处理问题，而且从不屈服，直至胜利为止，这种性格在 1988 年光州民主化抗争中显得最突出。尽管时任总统全斗焕调动兵力屠杀了几百市民，但是国民继续誓死斗争。因为在一般人的思维中没有辩证的概念，只有黑白逻辑之分，非要争个鱼死网破。此外，朝鲜半岛古代曾流传过一句谚语，叫“鲸鱼打架，殃及虾米。”韩国人和西方的政治家以及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都曾将朝鲜半岛比喻成“鲸鱼群中的一只虾米”，以形容它处在大国利益交汇点的地缘特性。韩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苏俊燮博士分析说：“韩国自古以来处在大国之间，受害者意识很强。虽然韩国现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但是受害者意识并未减弱，

^[33]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 新安全论.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6



仍然认为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邻国都没安好心，韩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34]这种悲情意识也是韩国国民性格的一个特点。冷战后的韩国民族主义，在这样历史和现实，外界和自身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了新的发展。

第二章 冷战后韩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第一节 冷战后民族主义在韩国发展的概述

冷战的结束给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上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战略共同体的主要任务——东西方军事对抗的分析——消失了，一个失去方向的时期出现了。”^[35]对于韩国来说，冷战时期其自身是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堡垒，而两极对峙局面的戛然而止，给他在地区和国际层次上的重新定位带来了可能。

简要概括起来，韩国发展在冷战结束后的两大特点就是：全球化加大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影响；意识形态之争的淡化使得一种泛泛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是在经济和文化层面对国家主权的维护——兴起。

通常人们对冷战结束和民族主义的关系都会首先联想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爆发的民族独立问题，这是前文提到的政治层面。这里需要稍作澄清的是本文论述冷战结束与韩国民族主义的关系与此种民族主义关联不大。冷战结束给亚太大国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的变化，以及就此韩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其民族认同感的转变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重构，才是本文论述的冷战结束和韩国民族主义的关系，是谓之文化层面。而经济层面上，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潮流就是经济全球化，此领域的民族主义与文化层面密切相关，是本民族文明对峙西方“主流”文明的衍生现象，也是本文讨论范畴。这两个层面的问题都是文化意义

^[34] 苏俊燮. 自比“鲸群中的虾米” 韩国人为何总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 2007, 11, 5

^[35]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 新安全论.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3



上构建的一个民族的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并以安全感、自信感等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民族的正向的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36]我们不难看出民族主义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而在冷战后，韩国的民族主义发展正是呈现了这种趋势和特点。

第二节 冷战结束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形成阶段

1.1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国民的“金收集运动”

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局势也面临着新的变化，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巨变与调整波及到东北亚的南北两个小三角关系。朝鲜半岛分裂的状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大国关系的改善，世界发展主题的切换，韩国需要融入包括前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国际主流社会。这样的需求要求并实际上带来了韩国冷战思维的改善，韩国的领导人对于半岛事务维持和平现状、寻求和平解决的灵活性大大增强了。

冷战后韩国的第一任政府卢泰愚政府就认为先期实现南北的和平共存才是正道，正是由于卢泰愚政府成功的北方外交政策，才使得韩国与原共产主义阵营国家逐步建交，接触到更为广阔的市场，发展经贸。卢泰愚推行的“北方政策”，把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放在首位，取得了显著效果，占据了外交上的主动地位。

冷战结束伊始，韩国的国民心态仍旧停留在冷战时期一种作为美国资本主义阵营在亚洲的反共据点的状态，当时的韩国人仍旧认为自己虽然被美军解救，但是自身只是朝鲜半岛暂时被“割据”的南方部分，反对和惧怕的是北方的共产主义政权，对北方的同胞们仍旧有着刚刚从日本三十余年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

而在冷战后，尤其是随着1991年12月，南北双方总理签署了《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和《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等文件，以及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了联合国等标志性事件，世界上与朝鲜、韩国建交的国家已达90

^[36] 俞可平. 民族主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39



多个，朝鲜半岛分裂的现状基本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一个民族国家分裂成两部分的情况不再了，朝鲜半岛上法理上存在着两个国家，虽然在血缘种族的意义上来说，他们仍旧都属于朝鲜民族，但是从无论是从国家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政治制度上来说，还是社会建构的国民心态、国民情感即国民性上来说，朝鲜和韩国，都是两个完整独立的个体了，也就成为了实质上的两个国家。归根于冷战思维的消散，原来国民观念当中的国家安全威胁和民族主义也不一样了，韩国国民心态的重心开始向经济发展和追求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话语权方面倾斜，已然完全不同于北朝鲜国民仍旧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对安全的感知和认同了。至此我们可以说，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发展主题的改变调整，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韩国有了自己全新的独立的社会基础来建构自己新的社会认同感，而其自身的发展环境也完全改变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93年金泳三上台之初则把他的“新外交”目标确定为：“维护牢固的安全体制，在90年代中期进入先进国的行列，本世纪内完成统一。”^[37]金泳三是一位强调经济外交的总统，与中美日俄展开了“四强外交”，他的任期是韩国在冷战后保持经济崛起势头，进一步加强与强国对话和融入世界的阶段。

由于地理、资源等因素的制约，韩国经济的一大特点是以出口贸易为主导的外向型增长模式，这一模式是朴正熙时代就已经确立了的，可以称之为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的绝对支撑。不言而喻，在冷战后的一个相对和平年代，对外经济关系对于韩国而言尤为重要，自然而然地，对外经济发展也是安身立命之本。而国内市场狭小，资源有限，渴望出口贸易的特点让韩国开始越加寻求对外的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冷战后初期韩国一直尝到的是甜头。

就这样在外部与内部、主观与客观的不同层面因素的推动下，韩国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寻求新的外交思路和外交定位，往日甚嚣尘上的反共主义以及要求朝鲜半岛统一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退色，取而代之的是冷静而迫切地对经济发展、借以复兴的诉求。北朝鲜和韩国开始在已经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上发展，韩国以自己在世界上靠经济立足的决心开始了国民心态的调整和重塑。

^[37] 刘小芳，吴建华. 试论冷战后韩国的新外交及其成因. 当代韩国，2006，秋季号



这样的良好开端一直持续到金泳三的任期中后，1997年，东亚发生了一件对韩国民族主义影响重大深远的事件——亚洲（东南亚）金融危机。这场肇端于泰国的金融危机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席卷了当时的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惨痛的记忆。韩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很高，有着较多的外债资产，资金流动也较为频繁，在这样迅猛的经济风暴当中，自然比较难站住脚，首当其冲受到波及，出口贸易随之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大国往往先图自保，而且会利用货币等金融衍生工具的影响力和规模来转嫁和分摊损失，韩国作为一个半岛小国自然空前孤立无依，尤其是其货币稳定性和外汇储备，在外资纷纷撤离，市场信心崩盘的情势下如摧枯拉朽，不堪一击。在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中受创最重的国家。当时的外债达304亿美元。仅1997年11月11日当天，韩国的外汇存底只有38.4亿美元，两周后需要偿还的外债就达100亿美元。而当时韩国从外国输入生活必需食粮，一年也需要120亿美元。1997年12月3日，当韩国几乎被枪架在脖子上一般无条件地接受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援助方案之时，可谓之悲情之至，完全丧失了主动性，不少国际媒体用“被圣诞老人遗忘了的城市”记录那一年汉城人民的圣诞节。^[38]正如美国时财政部长鲁宾的看法所显示，“这个危机正是踹开韩国经济大门的绝佳时机，他严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施加比传统的苛刻条件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对待这个乞援的昔日盟友。”^[39]

要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方案非但是美国的慷慨慈善之举，其苛刻的种种附加条件和枷锁从长远来看更像是另一场金融风暴的到来。如此的情景之下，在报纸等舆论媒体的呼吁下，韩国人开始自发地组织爱国性的“金收集运动”^[40]，有些人几乎倾其所有，200多万韩国人捐出黄金总额逾21亿美元，成就了一个经典传奇的历史事件，也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情感的迸涌的案例。当时许多普通的国民个体拿出各种金首饰和金制纪念品，排着长队到政府献金，或者是拿出手中的美元到银行兑换韩元。时金大中总统和第一夫人李姬镐带头捐出珍藏的金首饰。通过这些流通资金筹集，国家避免了破产的灾难。到了1998年8月，

^[38] 韩国 NAVER 搜索引擎. <http://www.naver.com/>, 2009,12,30

^[39] 宋鸿兵. 货币战争.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 214

^[40] 금모으기운동, 韩文原文意译, 中国多见为捐金运动



政府已经积累了外汇储备 410 亿美元。^[41]固然个人捐出的黄金不会是实质上的主力，但是其感情上的震撼力和号召力是巨大且深远的，这个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悲情且感人的，普通的韩国国民开始意识到并且从此坚信，只有通过这种举国一心的方式，他们的国家才能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无坚不摧，而一种经济和文化上的悲情意识、不安感，也就此一路伴随韩国国民。在韩国终于挺过了难熬的 1998 年春天之后，其出口盈余迅速回升，“已经看透华尔街把戏的韩国政府，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服毒药”^[42]，在政府的主导下重建金融体系，经济强劲迅速地回升。这个举世闻名的“捐金运动”让韩国人的民族主义激情在世界名声大噪，在冷战结束后，通过近十年的经济发展，在此次危机面前，韩国人清醒地意识到国家的经济主权在如此的危机面前是多么脆弱与岌岌可危，更为重要的是以前的所谓盟友是多么地不可信任，长久的危机感和不信任感，加上对国家经济文化安全的渴望，碰撞出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情感，是谓之形成阶段。

韩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曲折历史的单一民族国家。漫长的封建王朝其实一直有着天朝上国的压力，而封建王朝瓦解后日本三十余年的殖民占领更是第一次激发了朝鲜民族的民族主义感情，二战结束之后并未带来和平与幸福，而是沦为美国与苏联争霸的工具，与同胞分裂，最后甚至经历了五年的手足相残的朝鲜战争。这样的民族历史和民族经历使得韩国的人民非常渴望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经济，从而增强国家的力量，以图自力自主自强。而冷战结束后与北朝鲜分离的既成事实和南北巨大的思维差异让韩国国民们渐渐将民族认同感转移到了韩国内部，在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具体体现为对挽救韩国与金融危机的全国一心。

在对一些韩国国民的访谈当中，作者发现，许多人参加到“金收集运动”当中去的原因就是源于国家好国民才能好的简单想法，许多韩国人——尤其是缔造了韩国“汉江奇迹”的生力军一代韩国人——认为在冷战结束后，被迫民族分离的韩国靠自己这一辈认为韩国的崛起拼搏了一生，如果毁之一旦，是不可接受的事。与北分裂，为美国马首是瞻的现状下，不能再让自己的经济为人鱼肉是一种民族共识，韩国的这种民族特性的确让人印象深刻。

^[41] 何牧. 韩国四总统合传.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42] 宋鸿兵. 货币战争.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 215



这次的“金收集运动”是冷战后韩国民族主义形成的一个标志，其性质是对于韩国国家实力兴盛的集体渴望，对韩国自主性独立性的一种要求，特点是象征性的意义大过实际，个人的捐金活动毕竟还是不能完全扭转国家困难的经济形势，但是这样的声势足以让任何一个国家不敢小窥韩国的劲头和决心。如此，韩国国民传递的信息是必将坚定地守护来之不易的经济等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事务安全。事实上，这次“金收集运动”，可以说是韩国的民族主义著称于世的一个滥觞。

1.2 金大中的“文化立国”政策

金融危机当中上台的民主斗士金大中是韩国历史上的一任传奇总统，与前几任军人政府总统不同的是，他的政治理念里同时强调三样东西——民主、统一、文化；而经济，在他的观点里，需要在回到民主的轨道上来以后才能健康发展。^[43]他是韩国难得一见的具有国际性声誉的政治家，被誉为“韩国的曼德拉”，曾荣膺诺贝尔和平奖。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让韩国国民的“金收集运动”蜚声海外，金大中看到了国民精神的力量，在其就职演说中就提到过的“文化立国”战略成为其不遗余力推行的一个重要政策，他深信，塑造大韩民国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在历史的高度是第一重要的事情。金大中认为“国家的一切弊病都是文化的衰尽引起的”，其实他的这种观点就是对于韩国国民性重构的一种期冀，如果韩国继续作为一个分裂国家的一半在军人独裁的统治下发展，经济再腾飞，也不能飞得有根基，飞得有长劲。为了推动“文化立国”的发展方略，金大中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振兴政策，包括《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1998），《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1999）、《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规划》（1999），《21世纪文化产业的设想》（2000），《电影产业振兴综合计划》（2000），《文化韩国21世纪设想》（2001）、《文化人才培养计划》（2002）、《出版与印刷振兴法》（2002）等。^[44]这些政策甚至立法把文化提到了一个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一样重要的战略层面上来商榷，与其它国家就文化发展、文化主权开始展开新一轮的竞争。作为增

^[43] 冯世则. 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44] 向勇. 怀念金大中：韩国文化产业巨轮的舵手.

<http://bbs.rednet.cn/MINI/Default.asp?70-19754596-0-0-0-0-a-.htm>, 2009-11-14



强韩国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推动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协同提供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支持、技术支持和环境支持，推动韩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迅速使韩国成为世界上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创造了一个文化产业的“汉江奇迹”。^[45]韩国作为一个半岛上面积不大的国家，对于国家安全一直有着高度的警惕性，发展文化是一个不受国土面积、有形资源限制的产业，在传统的历史当中寻根溯源，在现代的韩国文明当中寻找新的认同，在金大中这位高瞻远瞩的领路人的带领下，可以说韩国的文化走上了复兴与重建的道路。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民族主义精英、知识分子、政客，部署这样的意识和象征来解决“整合”人民意识思想当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在本为异质化的人口当中播种同质化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亦或在同质化的民族身份认同当中强化这种认同。^[46]根据中国学者王逸舟提出过的相关观点——民族主义在文化层面上的体现就是以文化为整合和表现手段，以语言、艺术、文学等文化活动为标识。“全球化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以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来整合世界的又一次努力。”^[47]其中韩国夹在东方的中国、日本与西方以美国为首的两个阵营之间，好似一个三明治夹心，面对这样的文化话语权的不平衡占有，反过来促使了韩国民族主义的再次崛起，正是源自这种角力当一种作为相对弱势国家的不确定感，“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48]此类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韩国比照美国好莱坞、印度宝莱坞的发展模式而构建的韩流坞，号称要建成韩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大本营，现今发展已经初具规模。

从冷战结束到20世纪末的这段时间，可以说传统的安全领域事务从韩国国家发展当中退居次要地位，和平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成为主题。在意识形态淡化的大背景下，韩国通过北方外交、携北加入联合国等一系列举动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融入了国际社会。而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韩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情感彻底迸发，从此开始从民间到官方有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认同，走上了文化复兴之路，是谓冷战后韩国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

^[45] 向勇. 怀念金大中：韩国文化产业巨轮的舵手.

<http://bbs.rednet.cn/MINI/Default.asp?70-19754596-0-0-0-0-a-.htm>, 2009-11-14

^[46] Robert J. Foster. Making National Cultures in the Global Ecumen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1, 20: 235-260

^[47]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 新安全论.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3

^[48] 吕元礼. 新加坡是如何提高软实力的. 深圳特区报，2008，2，19



第三节 金大中任期内向传统民族主义的短暂回归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带伤步入二十一世纪的韩国曾经出现短暂向传统民族主义回归的思潮。当时的总统金大中比起其前任金泳三，对北政策温和很多，他主张对北平等协商，而不是强势地“吸收”朝鲜。可以说在金大中时代的这种对北接触靠近的政策背后，是要社会解构韩国民众对北朝鲜“敌人的印象”，甚至反过来也试图消融北朝鲜人对韩国的敌视情感。而造成上述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几十年来半岛南北严重缺乏客观有效的沟通与交流，互相对彼此的印象停留在国家机器的宣传及自身媒体的片面报道当中。之所以金大中会这样做，与其个人的政治追求、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其对民族国家命运的考量是密切相关的。正如前文已经介绍过的一样，金大中早年多次因为政治迫害身陷囹圄甚至险遭杀害，他是一位政治家而非政客，在《金大中哲学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一书当中，他多次提及朝鲜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他对韩国事务的思考是站在半岛乃至地区局势的高度上进行的。

上述背景让其政策显得有高屋建瓴但显得过于理想化。在这一阶段，金大中凭借自己特有的影响力和行动力，提出了南北统一的三阶段方案（由联邦到国家）、组织南北失散家庭团聚等一系列阳光政策无疑代表南韩摆出了耐心、友好的姿态。在南北的友好往来下，韩国国民一度真的感受到了南北走近的氛围，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情感在2000年达到顶点。这一年，金大中促成分离了半个世纪的韩朝首脑会谈，并因此荣膺诺贝尔奖。为了历史上第一次韩朝首脑会谈，金大中于2000年6月13日到15日访问了平壤，韩朝首脑发表了《615韩朝共同宣言》，就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达成共识。这一行为对揭开和平的新篇章具有很大贡献，这份宣言是韩朝迄今为止曾有过的最为突出的成果。据当时韩国相关机构所作的调查显示，仍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韩国应该与朝鲜实现渐进的统一。许多韩国民众要求对北和解甚至统一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朝鲜半岛的许多资源集中在北部，比如煤矿、钢铁等，高盛集团曾经有报告显示，在资源劳动力整合的大前提下，南北统一后，“估计在未来30到40年，统一了的朝鲜半



岛将在以美元计算的GDP上超过法国、德国甚至是日本。”^[49]这份报告预测半岛统一后的GDP将在2050年达到6万亿美元。所以本质上而言，渴望对北统一还是出于一种对现实的安全感缺失和民族主义情绪。

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在国内遇到了不同政见者的强烈抨击，他们称之为对北的过于慷慨的绥靖政策，批评经济援助浪费纳税人的钱，而政治上的条件也过于妥协，应当要求北方就“1950年的侵略”道歉等。在金大中任期的后段，由于面临对其子贪污的调查，金大中本人再无精力为践行说易行难的阳光政策贡献更多心力。

另外，在南北问题上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的态度也至关重要。布什政府将朝鲜列为流氓国家（a rogue state）及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之一，对北立场一向强硬，缺乏信任对话的基础。在韩国国内，对于没有美国支持的对北政策的怀疑之声也是不小。2002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凯利访问平壤后宣布，朝方“已承认”铀浓缩计划，指控朝方正在开发核武器。2002年12月，美国中止向朝鲜提供重油，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暂停轻水反应堆建设。2003年1月，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引发半岛第二次核危机。这一切阴霾都与金大中的“阳光”蒙上了一层阴影。于是乎，自然而然地，韩国民众对于南北统一的期待在对北交流当中韩国单方面不平衡的付出却未见显著回应的过程中、以及外界不看好的舆论和现实的压力下，逐渐变淡了。

到了2009年之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据韩国联合通讯社2009年报道，该研究所委托韩国盖洛普，从2009年5月21日至6月10日针对全国16个市、道的1213名19岁以上至65岁以下成年男女进行了调查，结果，认为“需要统一”的受访者占43.6%，其中表示“非常需要”和“稍微需要”和受访者分别达到20.9%和19.7%。而认为没有必要统一的占56.4，其中倾向于“没有必要”的占48.9，“完全没有必要的”占5.4。这是韩国历年对于国家民族统一的民调比例首次由“不统一”超过“统一”。^[50]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外交决策必须以大部分的选民意志为重要依据。随着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无疑拓宽了人们对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包容度，从而改变了冷战时期韩国国民对于国家安全的衡量。南北关系虽然维持了和平的停战状态并有所发展，但是并不是亲近而是疏远

^[49] 高盛报告称朝鲜半岛统一后GDP将超日本。东方早报，2009，9，22

^[50] 韩国人不想统一了。http://bbs.kooaoo.com/viewthread.php?tid=111779, 2010, 02, 01



了，因为种种富有成果的沟通是建立在双方已经互无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上的，所谓的同一个民族，只是幻象罢了。

第四节 2002年——韩国冷战后新民族主义的形成

3.1 反美主义

2002年6月13日，驻韩美军第二师工兵队的一辆履带战车轧死2名14岁的韩国少女。据韩国警方调查，由于当地道路狭窄，这辆战车在没有仔细观察的情况下为了超越前方慢行的车辆驶向了道路右边，当场轧死了正在路旁行走的2名初中1年级女学生。

根据韩美之间签订的《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美军驻韩国指挥部有权对属下的军事人员行使司法管辖权，韩国司法系统无权审判两名肇事美国官兵。最后，两名肇事的美军士官费尔南多·尼诺和马克·沃克被以过失杀人等罪名交由驻韩美军的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同年11月21日，美军事法庭分别宣判两个美国大兵无罪。而按照韩国法律，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最高6年的监禁。闻讯后，许多韩国人都直言美军法庭的审判结果毫无公正可言，最后发展为大规模的民愤，游行示威声势浩大。

时韩国执政党、新千年民主党也对美国的判决表示难以接受。该党发表声明指出，这一审判结果在一个法制社会是无法想象的。韩国政府也对美国的这一判决表示“不满意”，韩国司法部专门为此发表声明，表示韩国有理由怀疑这一判决。自11月22日起，韩国民众在美国驻汉城使馆和美军基地附近频频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的野蛮行径和不公正审判，甚至要求驻韩美军撤出韩国。这次事件也是韩国烛光集会的滥觞，烛光集会是指国民通过手持烛光的文化集会方式来进行户外和平抗议的示威活动。^[51]

正如斯皮瓦克所说，由于历史上“宗主国”对东方殖民地文化、语言上的影响，“使其‘历史记忆’深深地打下了‘臣属’的烙印和‘伤痕’”，^[52]这些无疑体现

^[51] 韩国 NAVER 百科辞典（네이버 백과사전）<http://100.naver.com/100.nhn?docid=776733>，2010，01，22

^[52] G.C.Spivak. In Other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1988. 208



在东方国家的相应文化、思维方式当中，有些后殖民思想家们痛心疾首地指出这些影响其实是不可逆转的心灵创伤。“整个东方的历史被西方的‘认知暴力’所包裹、编织和挤压。”^[53]现今的韩国文化处处体现着美国影响的痕迹，然而大韩民国的历史教科书至今仍然用显著的框框标明——“不要忘记 6.25 战争”、“是美军解放了我们”等话语。不得不依靠美国，但是却想脱离美国的控制，这是韩国社会情感的一个悖论及矛盾体现。

这次反美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不是朝夕之间形成的。在此前一星期，一名 52 岁的韩国工人在南北边界附近被美军铺设的电线电击而死。这名工人的死亡引起了反美抗议。包括死者亲属和学生在内的数百人要求美军道歉和赔偿，并于星期一在丧礼上与防暴警员发生冲突。^[54]此外，2002 年的盐湖城冬奥会上，短道速滑的一项比赛当中由于裁判判罚，美国选手阿波罗力压韩国选手夺冠，在韩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美情绪。而早在 1997 年金融危机时美国的见死不救更是自不必多说。

由于南北之间停战的特殊状态，美国的军事力量一直在韩国存在，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在亚洲姿态的渐进活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过多干涉都备受争议。作为韩国国民，从情感上来说，更希望能够独立于美国发展，尽管在关键时刻他们仍旧是美国坚定的亚太盟友。而在很多事务上他们反感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行径。在冷战结束之后，这种反美情绪是韩国民族主义的一大特色。这种情绪并不是简单的反美情绪，而是在全球化时代，韩国既渴望参与又渴望独立的一种矛盾心态的体现。

3.2 韩日世界杯韩国进入四强

足球在朝鲜半岛是一种极其受欢迎的运动，朝鲜半岛山脉绵延起伏，世代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对于用腿脚进行的运动都极为热情，比如跆拳道，比如登山，比如足球。对于申请 2002 年韩日共同举办的世界杯，韩国上下可谓是倾其全力。世界杯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说其大过奥运会也不会为过，在这个和平年代，世界杯仿佛是能够在国与国一决胜负的唯一战场，也是各国实力在体育竞技方面的

^[53] 李智.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思潮.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129

^[54] B.R. Myers. 牛肉问题背后的韩国民族主义.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08,7,4



一个集中体现。可以说，这项文化盛事，承载了许多涵义。

韩国时总统金大中在总统府青瓦台招待各新闻媒体负责人的时候曾经说过，“世界杯的规模和波及要比奥运会多两倍，如果把汉城奥运会作为韩国走向世界的契机的话，那么本届世界杯将是韩国提高国运的绝好机会。”^[55]可以说韩国全民对于申办和举行2002年世界杯的热情和努力以及韩国国家队的表现都是韩国国家实力上升在国民心态和国民身体素质其中的一个民族主义集中体现，任何一个国家申办此类活动，都是站在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国家文化影响力的高度上进行的。

这次世界杯是世界真正了解到韩国民族主义的助推器。

从一开始韩国申办世界杯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次世界杯在韩国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文化世界杯”。有官有民，有动有静，有攻有守的韩国文化宣传无疑通过这次世界杯真正让世界为之惊艳。美国的纽约时报在2002年7月1日的报道当中说“本届世界杯的焦点不是足球本身，而是韩国国民。”^[56]而韩国的官方外交也是如火如荼地进行，与让世人称赞的“红魔”拉拉队相映成趣，各国对韩国的承办水准更是交口称赞。

2002年的热情不是对于足球而是“韩国与他国的对决”。卡扎菲说过，世界杯是仇恨的种子，播撒的不是友谊^[57]，这话虽有几分夸张戏谑，却也并不为过。塑造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需要划分各种各样的界线，可以被视为某些元素全球流动的分隔链。空间和时间在有限国土的延绵历史历程中相结合了起来。而在这样的时空当中居住着的、以一些本质的、天然的认同感为特征的人群，就是一个民族的人，里面的个体可能再怎么不同，但是他们共享一些本质的铸造了民族认同感的信仰，异不抵同。而在所谓的“国界之外”，就是不能分享此种认同的“别人”。^[58]尽管对于韩国足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有很多争议，但作为第一个能进入四强的亚洲国家队，世界还是记住了场上的高丽虎军团和场下让人难忘的红魔拉拉队精神。

^[55] 张广瑞. 2002年韩国足球世界杯意味着什么. 首都经济杂志, 2002, 11

^[56] 纽约时报官方网站. <http://www.nytimes.com/>, 2009, 12, 30

^[57] 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炮轰世界杯：那些钱应该去扶贫.

<http://2006.sina.com.cn/others/2006-06-14/130736354.shtml>, 2009, 11, 22

^[58] Robert J. Foster. Making National Cultures in the Global Ecumen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1, 20: 235-260



更重要的是韩国国民对国家的自豪感和信心度，韩国的形象在世界杯前的打分差强人意的话，在世界杯即将结束时，无疑许多国民是乐意给上高分的。多家信用评估公司都分别做出了韩国总体信用等级和消费者信任度提升的判断。在这次世界杯当中韩国国民表现出来的“没有暴力、没有无礼、没有垃圾”的“三无”，良好的国家和国民形象是难以通过广告宣传来实现的。世界杯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韩国有关部门就表示“通过主办本届世界杯，韩国可获得88.8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大大超过法国世界杯的80亿法郎。”^[59]

综上所述，在2002年，韩国国民的民族情感通过反美主义和世界杯的契机得到了空前的一种宣泄和自我认证，在世界杯上取得的历史性的第四名成绩，以及成功举办的的事实，使得韩国人的自豪感不再是自我感知的一种情绪，而是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在冷战后，不仅在韩国国内，在外界定义其中的一个独立完整意义上的韩国民族主义的印象生成了。具体言之，就是韩国，凭借着不容忽视的经济实力、民主开放的政治氛围，可以作为亚洲文化的优秀代表在世界舞台上—展风采的一种不甘落后的民族精神。

第五节 2008年——多元化的发展

4.1 网络民族主义

现代的民族主义正在迅速换装，“正在朝一个新的、国际的、超前的和跨国的民族主义方向发展，它与高新技术革命相辅相成。”^[60]

相信中韩网民很难忘记2008年。在这一年里，中国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大事，在韩国和中国网民间的一些不愉快加剧了两国国民对对方的误解和反感。其中几则关于韩国考证中国伟人历史的假新闻、SBS电视台提前播放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内容、以及北京奥运会火炬在首尔传递过程中的不愉快等等，都在两国网民交流的平台——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网络外交的“便捷性与

^[59] 张广瑞. 2002年韩国足球世界杯意味着什么. 首都经济杂志, 2002, 11

^[60] [日]安夫中野. 从人类社会四维结构观点看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四次浪潮.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7, 4



灵活性、独立性与依附性、敏感性与脆弱性”^[61]三个特征展露无遗。在这个高度发达便捷又公开自由的空間里，各种类型的民间声音可以轻易抵达对方的世界，快速地激起回应，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网络外交改变了我们对主权国家的认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在受到挑战的同时，也在不断转型，走向抽象化和虚拟化。^[62]据报道这件事情甚至惊动韩国总统李明博，他于2009年10月13日向国务委员们下达指示称：“寻求政府有能力扮演好的角色，让中国国民和韩国国民能产生友好的共鸣。”^[63]李明博当天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和中国领导人会晤时我深切感受到韩中关系虽然在外交上有所进展，但民间层次还存在很多有待改善的地方，如网络舆论等方面。”^[64]这句话也道出了韩国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常常与官方的政策有着逆流表象。某青瓦台负责人转述说：“去年中国四川大地震时，李总统看到韩中两国网民间的不和谐音时就认为，我们应首先自我调节自我控制。”^[65]然而官方与民间的反应呈现不一致性，冷静友好的决策不能轻易颠覆激动坚持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韩国这样的民主社会，网络外交空间不是一个官方能够主导控制个人言论自由的空間，同时它又是一个极其能够鼓动集体情绪、传播激进看法的空間。

北京奥运会期间，韩国三大报业集团之一的《中央日报》对103名在华韩国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就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人“嫌韩情绪”的实际情况及解决方法展开了调查。调查结果称，“68.0%的人认为中国国内的反韩情绪目前正超越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和网络空间，逐渐扩散到全社会。约60.2%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及时采取主动措施，问题将持续”。^[66]调查显示，“认为责任在中方的占5.8%，认为责任在韩方的占13.6%。30.0%的受访者认为是因为韩国电视台泄露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细节，而21.4%的参与者表示韩国某些网友对四川大地震的恶毒言论是主要原因。40.8%的参与者认为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国建交16年来韩国人在中国生活时表现的不当行为”。^[67]我们可以看出，网络空

^[61] 唐小松，黄忠. 论信息是时代的网络外交. 现代国际关系，2008，6

^[62] 唐小松，黄忠. 论信息是时代的网络外交. 现代国际关系，2008，6

^[63] 罗洁，詹小洪，朴光海，王晓玲. 中韩民众，彼此厌烦了吗？. 世界知识，2009，4

^[64] 韩国总统邀请四川地震灾区青少年到总统府做客 <http://news.sohu.com/20090518/n264017901.shtml>

^[65] 韩国总统邀请四川地震灾区青少年到总统府做客 <http://news.sohu.com/20090518/n264017901.shtml>

^[66] 罗洁，詹小洪，朴光海，王晓玲. 中韩民众，彼此厌烦了吗？. 世界知识，2009，4

^[67] 罗洁，詹小洪，朴光海，王晓玲. 中韩民众，彼此厌烦了吗？. 世界知识，2009，4



间的一些问题是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的，而网络空间的外交行为，也可以外溢（spill-over）到其他领域，或者说是其他领域带来进一步的影响。

同样的情况也在韩国网民同其他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发生。究其原因，首先要正视网络空间在韩国的重要性。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把发展信息技术业作为克服危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韩国情报通信部发表过的统计显示，韩国接入宽带网的人数早在21世纪初就突破了1000万，约占韩国总人口的4分之1。当地媒体报道说，这一普及率居世界第一位，大大超过加拿大、瑞典、美国等发达国家。^[68]在冷战结束之后，伴随着韩国自有的发展特点，这个国家的民族情感聚合及表现的形式必然有所发展。“网络外交能够为软权力的实现提供文化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支持。”^[69]民族情感得以通过网络这样一种快捷方便的渠道灌溉发展。

“一位参演韩国节目的德国人直言：‘因为我是德国人，谈及一些韩国的弊端时，不会引起什么反应，可是如果是日本人或者中国人讲的话，问题就大了。’”^[70]这一特征充分说明韩国民众在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心态，随着富可敌国的大企业进军海外，韩国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要求国际地位的感情汹涌而来，与中、日等东方国家相比较，韩国有着强烈的同为东方文化优秀代表的竞争性心态，在全球化时代需要在对西方现代化的发达文明面前胜出。一些信息和思想跨越地理和政治边界进行流动，在人民之间构成反响。而网络空间的自由性和流动性，无疑使得这个领域成为一个新兴的两国民族主义较量的“战场”。

4.2 经济民族主义 & 反美主义 & 民主民族主义----多元的结合

相信关注时事的人都会记得，在2006年的香港WTO年会上，远道而来的韩国农民进行了让人难忘的示威活动，最后以跳入港口海为高潮，他们不惧被海水污染身体也要表达的保守情感不得不让外界不解又感叹。

2008年4月18日，韩美达成开放牛肉市场协议之后，韩国部分媒体立即称其是“屈辱外交”。农牧民团体则扬言举行示威，抗议政府的牛肉政策。10天后，韩

^[68] 高浩荣. 韩国宽带网络发展迅速，普及率世界第一. 人民网，2002，12，23

^[69] 唐小松，黄忠. 中国网络外交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2009，4

^[70] 假新聞燃中韓仇恨內地網民擬開幕禮杯葛韓隊. 明报，2008，08，06



国MBC电视台播放专题节目，称美国牛肉具有疯牛病危险。于是，在“韩国人的基因结构最容易感染疯牛病”的传闻下，一帮忧心忡忡的中学生首先点亮蜡烛，最终引燃了6月10日的百万人大示威。其中有两名示威者自焚身亡。^[71]

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与美国建立FTA而求之不得，为何韩国国民的情感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更何况韩国还是一个如此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在历史上长期政治不稳定的背景下，韩国在经济上寻求自身安全感的倾向特别强烈。他们认为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在态度上、行动上和国家政策上，都未能与韩国的发展保持一致，把自己不会食用的牛内脏等卖给韩国，证明了他们印象中的韩国，还是贫弱和欠发达的。^[72]韩国人眼里的朝鲜半岛史是一部漫长的被侵略、充满屈辱的历史，这促使他们认为自己天性过于善良，如果没有一个更为强大（即使道德低下）的国家保护，他们就很难生存下去。韩国一面嘴上高谈要开放市场，一面却借助国家媒体宣传购买外国商品等同于卖国。这就是他们矛盾的国民情绪的体现。韩国著名的韩国作家李文烈将之比喻为“伟大但可怕的民粹主义”。^[73]

全球化的进程带来的是同质化的倾向和信号。全球化带来的治理危机之一就是美国单边主义的挑战，“美国是全球化的‘火车头’”^[74]，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对着韩国这一在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有着全方位的影响。虽然依赖美国，但是对于美国的民族情感却也尤为强烈，这就是韩国国民性的特点。或许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谈话说明了韩国国民的心理——“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方面迄今仍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75]“亚洲民族主义远不是仅仅强调语言、文化和种族特征。亚洲民族主义寻求民族特性和民族尊严，以减轻西方白人统治所造成的自卑感”。^[76]经济发展和对唯美是瞻的反感是相辅相成的，尤其对于韩国这样一个在政治上的回旋余地比较小、军事上没有战时决策权的国家来说，经济上的主权好似最后底线，非坚守不可。

“经济国际化不会削弱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主权，它反而会促使各国政府从主体

^[71] 新华网. www.xinhua.com , 2008, 06, 23

^[72] William H. Gleysteen Jr. and Alan D. Romberg. Korea: Asian Paradox. Foreign Affairs, 1987, 65: 1037-1054

^[73] 金泰勋. 烛光集会——伟大但可怕的网络民粹主义. 朝鲜日报中文版, 2008, 06, 12

^[74] [美]约瑟夫·S·奈, 约翰·D·唐纳胡. 全球化世界的治理.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 2

^[75] 李慎之. 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太平洋学报, 1995, 2

^[76] [美]塞利格·哈里逊. 扩大中的鸿沟: 亚洲民族主义与美国政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205



意识出发，承担起应负的责任。”^[77]因为在这个战争很难真正打响的时代，经济上的利益得失，实在是太重要了。韩国作为一个文化高度同质化的国家，面临着全球化时代异质文化的影响和整合，冲突比起一些文化多元的国家要明显得多。正如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莱所说的“在消灭地球上的文化差异这一点上，全球化是完全失败了”。^[78]在这里作者要提及的观点就是，每个国家的民族情感都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带来的民族性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时代性二者结合的基础之上的，这二者的关系既矛盾又统一的。韩国也不例外，在传统文明方面，他长期受到华夏文明的浸染，而在现在化、民主化的进程当中，美国对其的影响甚微深远。对于在经济全球化当中受益颇丰的韩国来说，它得以“创造了更加繁荣的经济基础，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国家机构”，^[79]而这一切都反过来加强了韩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情感。

韩国的国民心态还在此类事件上还表现出明显的文化矛盾心理。根据美国权威智库皮尤的民调显示，除了 2002 年前后韩国国民对美国的反感情绪之外，近些年来韩国国民对美国的好感是逐渐增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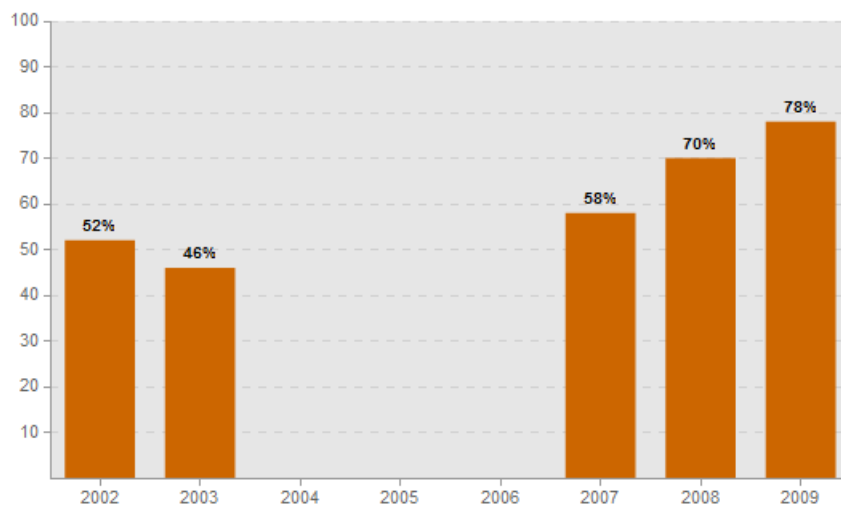


图 2-1 对美国的态度（你对美国持有好感吗？）^[80]

[77] [美]基辛格. 外交. 战略与管理, 1994, 3 转引自 王联. 世界民族主义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05

[78] 刘曙光.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119

[79] [美]约瑟夫·S·奈, 约翰·D·唐纳胡. 全球化世界的治理.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15

[80] 皮尤智库官方网站. <http://pewresearch.org/>, 2009, 12, 20



面对美国，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心态并没有改变，然而并不代表韩国能够像某些国家一样对美国的舶来物来者不拒。虽然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变小了，而民族主义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抬头了，可以戏谑地称之为距离才能产生美。

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等。^[81]虽然关注经济，但是也是一个在文化上的范畴，带动了国民为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奋斗不息。这种民族主义在韩国也被称为“经济爱国主义”，最先由前总统朴正熙提出，虽然已经民族独立的韩国有着几任威权的军人统治，但是却得以相对集中高效地进行了振兴经济的各种改革并加以推进，尤其以朴正熙时代的汉江奇迹让人咋舌。重视经济发展并视出口贸易为命根的韩国出现过多次和经济密切相关的民族主义现象。这次牛肉风波的核心是“反对李明博”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情绪，但激发众怒的“外国产品”也起了重要作用，可谓是一次民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反美主义的集中综合体现，也正反映了韩国民族主义多元化的一种发展特征。

或许正如前文所说，引用一个西方人的观点更能说明对外人对韩国民族情感的判断“我作为一个外国观察者深感忧虑的是，近年来促使韩国民众愤怒的事情大都与外国有关。”^[82]其实所指的就是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

第六节 从“排斥性”的民族主义到开放性的民族主义

——转变的可能

韩国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有限的半岛国家，三面环海，北方又有北朝鲜，严格意义上来说仍处于停战机制当中。在这样自然和人为构建的地缘政治环境当中，韩国国民性格中的危机意识和悲情意识比较强烈，担心被外来的势力以各种形式颠覆和同化。体现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上，尤其强烈，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

^[81] 陈峰君. 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 国际政治研究, 1996, 2

^[82] 安德鲁-塞尔蒙. 世界杯、Lone Star、疯牛病和民族主义——韩国人 令人赞佩的热情与令人生厌的排外敌对情绪. 朝鲜日报中文版, 2008, 07, 14



深，依靠出口和对外贸易刺激经济增长的韩国面临着排斥外界又渴望外界的悖论。韩国的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两难处境当中挣扎前行。

韩国国土狭小、资源有限的现实情况和韩国国民的危机意识、拼搏精神下，韩国人热衷海外移民，一批一批的韩国人选择到海外创业，并且积极传播他们的国家文化。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居住在在海外的韩国人逾 600 万，其中分布在北美和南美洲为 240 万，生活在中国的以惊人的增长率达到大约 210 万，是韩国人向往的主要两个海外发展地，这其中还不包括凭借旅游签证反复签注留在当地工作生活的韩国人。

由于历史上的美军基地和越南战争，韩国一直有安置混血儿的遗留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年轻适龄女性向城市集中，韩国农村地区的男性难婚问题突出，随之发展而来的是一个“进口”东南亚新娘的热潮，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势必对韩国的人口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交流的频繁和深化并未必然带来理解和交融，韩国国民心态中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情感让外国人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排斥和轻视。随之而来的是韩裔混血儿在韩国生存和发展的的问题，他们遭受歧视，其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对韩国了解的人都知道，韩国国民担心自己的民族血统被同化，此方面的民族主义情绪十分激进，国民普遍认为混血儿血统不纯，且智力等能力都逊于常人，如果是和发达国家的人结合的混血儿还好，如果是和发达程度逊于韩国的国家的人结合，其混血儿在韩国社会的发展举步维艰。在韩国人的观点中，混血儿当然不是社会文化建构的“我们”之一。在冷战后的时代，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和北朝鲜关系的一波三折，韩国国民认为最可依靠的是自身经济的发展，而不得不依靠的是美国的庇护和中国的市场；韩国国民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缺乏思辨性，是一种“黑白思维”，即非此即彼，“我们”之外的人就是外人，而“我们”一定要坚守在一起，外人不可相信。毫无疑问在这一社会建构的话语结构里，所有的韩裔混血儿是外人，要成为“我们”的人，何其艰难；从而引发了不知多少社会问题。

海因斯·沃德是一名出生在韩国的韩裔混血儿，父亲是美国黑人，在驻韩美军服役期间与韩国女性金永喜结合，在沃德一岁的时候全家移居美国。他在美国职业足球（即橄榄球）的历史上绝对堪称是一个辉煌的、可以载入史册的运动员，



几乎获得了联赛和“超级碗杯”（Super Bowl）的所有个人荣誉，在 2006 年他成为第一个问鼎“超级碗”最有价值球员（MVP）的美韩混血运动员。在橄榄球这个美国人的主流运动当中，他是现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个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和韩裔混血的身份在韩国本土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2006 年，他成年后第一次带着荣誉回到了韩国，并且受到了时总统卢武铉在青瓦台的接见。他在韩国社会“功成名就”之后曾多次在公众场合感叹自己儿时对于混血儿身份的自卑情结和所遭受到的一些辛酸往事，在韩国国民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

蒙恩·布鲁格也是一名韩裔混血儿，是美国白人父亲与韩国母亲郑祥子结合后的次女。在她 3 岁的时候，离婚的郑祥子在美国当清洁工、削果品工等做各种杂活，一心想不能把贫穷传给子女，拼死拼活把两个女儿拉扯大。自 20 岁起，蒙恩·布鲁格开始参加各种演艺活动，并终于凭借 2006 年在美国创造票房佳绩的《南极大冒险》而声名大噪，也在韩国本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2006 年末的时候，蒙恩·布鲁格向海因斯·沃德发送了一份邮件，转达了她也想参与帮助混血儿童活动的心愿。沃德接到布鲁格的邮件后立即回复说“热烈欢迎”，两人都是韩裔混血儿、都曾经历逆境后成为明星、他们成功背后都有着韩国籍母亲不顾社会压力培养子女成才的共同点，堪称韩裔社会的榜样。在韩国社会，有着崇尚个人英雄的社会情结，因为这个极度需要民族自尊心的国家是一个需要个人民族英雄的国家，看看韩国首尔地标光化门广场互相守护的抗倭名将李舜臣铜像和一代英君世宗大王的坐像就不难知道，这样的人物就是构筑这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在现时代，海因斯·沃德就是这样的—个旗帜性的英雄人物。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不停致力推动此类消除偏见的慈善活动，并且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韩国国民，原来他们所坚信的观点是多么地有失客观。他安排了多场“分享希望”（hope-sharing）活动，捐出一百万美元建立了海因斯·沃德援助之手基金会（the Hines Ward Helping Hands Foundation）和奖学金，以此鼓励混血韩裔儿童能够更好地面对社会和生活，并推动政治和社会改革，消除韩国民族主义为社会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他的一句名言就是：“如果这个国家能够接受我是谁并承认我



是个韩国人，那么这个国家也必然能够接受你。”^[83]根据一些采访和调查，很多韩国人对这种感性宣传的方式印象颇深，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透过公益活动和相关宣传了解到了应该开放和宽容。

除此之外，近些年来韩国社会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如韩国说唱第一女歌手尹美来（非韩混血）、著名男演员丹尼尔·海尼（英韩混血）、美国名模厄休拉-梅斯（德韩混血）等都利用自己的号召力积极参加到了改变韩国社会人们歧视混血儿的社会现状的活动中来。同所有社会共同体一样，成功的个人带来的社会辐射效应让人印象深刻，许多国民的看法，乃至媒体的报道，都有了很大的改观。

有韩国学者近年提出了“开放的民族主义”这一概念，重新解释了让世人闻之色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其实应当是一个中性的指代以社会共同体构建的“我们”式民族感情的概念。韩国的官方在外交当中极少提及民族主义这个有点贬义的词，但是其国民在实际的对外交流当中，一直对外界有相当偏见，笔者认为，韩国已然打开国门，但是更应当打开国民的心门，因为对于一个靠国际友善和出口贸易发展的国家，亟需改善这一点。

某韩国人接受采访时说：“我把目光转向了国际婚姻，如今的社会已不会再取笑国际婚姻。”^[84]事实上，在现今的韩国“有 61%的人表示会同意子女有国际婚姻，可见对国际婚姻的认识逐渐趋向肯定。”^[85]事实上，也趋向必然。由此可见一斑的是，韩国的民族主义也在逐步改进自身，更没有走向排他主义的死胡同，然而，国民心态正是每个国家改革环节当中最最需要时间的一环，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好的一面，还需时日方能呈现。

总结说来，这一章笔者所探讨的韩国冷战之后的民族主义发展有以下特点：

首先，韩国的网络化程度高，许多信息凭借科技手段传播迅速。民族主义的生存空间逐渐外溢到网络空间，并与其他认知共同体进行来往。

其次，随着冷战后南北分裂的现状长期化，半岛南北也在不同的政治制度框架下渐行渐远，韩国的民主化程度大幅提高，也给韩国国民的思维方式带来了很大的转变。庆北大学政治外交系郭峻赫教授认为 1970 年以后的韩国的民族化影响

^[83] 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tw/Wikipedia:%E9%A6%96%E9%A1%B5> , 2009, 12, 15

^[84] 韩国城市上班族国际婚姻掀起热潮. 朝鲜日报, 2003, 8, 1

^[85] 韩国人就国际婚姻对自己“NO!”对子女“OK!”. 朝鲜日报, 2006, 1, 9



了人民自由，导致了政治独裁。这种发自民众内心的民族主义，在韩国殖民时代就有。1980年以后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强化了人民参与，突出了自由结合，很有影响力。民众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民族性，既发展了经济又推动了民主。郭教授自己主张将民族主义同时作为争取民主的手段，主张用“爱国心”取代民族主义。^[86]由于论文前半部已经阐明了本文所说的民族主义的所指，这里关于“爱国心”与“民族主义”的概念不再赘述。可见一斑的是，韩国的民族主义是在韩国的民主生活当中的民族主义，其表现形式、动力来源等，都与民主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再次，韩国媒体对国民情感的塑造有着很大影响。韩国的三大全国性电视台——韩国广播公司 KBS (Korea Broadcasting System)、韩国文化广播公司 MBC (Munhw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首尔放送公社 SBS (Seoul Broadcasting System)，以及韩国的三大全国性报纸——《中央日报》、《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是韩国国民信息获取的主要来源，加之前文提到的韩国网络宽带的高度普及，媒体担当了国民认知的塑造者这一角色。韩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韩国国民性格为快热急躁的“铝锅性格”，民主生活当中政治游行和示威活动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在这样的环境下，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有合作但并不是一致，唱唱反调，时而有之，许多市民团体也进行公民监督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在很多非方向性的问题上，国家机构不方便表态，因而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媒体协助政府完成了许多对民族情感和民族使命的宣传。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韩国报纸就进行宣传，动员百姓捐金，开展全国性捐金运动，帮助国家渡过难关。^[87]社会无论大小，都负载着主体的忠诚和虔敬——“我们”的认同感。现代世界，社会领域最重要的指涉对象是部落、部族、民族、文明、宗教和种族。社会无规律地与政治结构捆绑在一起，在所有的相关案例中，“媒体”因自身的作用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为主体。

最后，韩国国民对经济独立和发展的诉求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产生了一种绝然不同于反殖民反霸权的经济文化民族主义。相比较以前的而言，更像是一种“软民族主义”，在这样的一种较量当中，战场和领土都是虚拟的，国民所追求的，

^[86] 童兵. 媒体负有国民教育的崇高责任——赴韩国考察学习的一点感悟. 海外新闻界, 2007, 10

^[87] 童兵. 媒体负有国民教育的崇高责任——赴韩国考察学习的一点感悟. 海外新闻界, 2007, 10



不止是民族在疆土和政治上的独立，而是在经济、文化上的话语权。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脆弱性，社会安全的问题随着东方反对西方文化同质化的趋势而在全球范围内展示出重要性。

第三章

冷战后韩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对其外交的影响

第一节 冷战后韩国民族主义对韩国外交的宏观影响

1. 1对韩国外交决策战略和政策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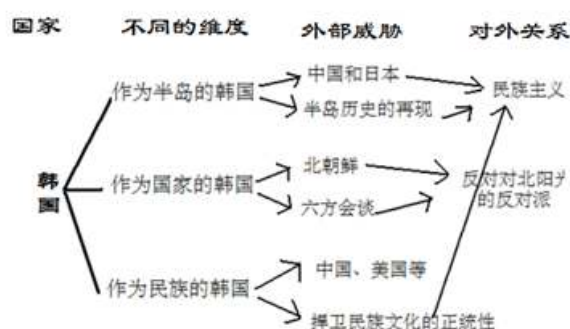


图3-1 韩国的对外关系分析

在上图我们看到，第一，作为半岛的韩国：韩国地处亚欧大陆东端延伸入海的朝鲜半岛，一直以来是东亚乃至亚太的一个战略据点，如果说巴尔干半岛是欧洲的火药桶的话，那么将朝鲜半岛成为东亚的潜在火药桶也不为过，千百年来在周围强邻的威胁下，半岛多灾多难。而半岛地缘带来的半岛性格、半岛内部还处分裂的现实带来的是韩国的安全化行为——民族主义的崛起。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半岛为出发点，定位自身在世界的角色，是韩国国民的普遍诉求。在东亚中日两个大国的“三明治夹心”中间，韩国最担心的就是为人鱼肉，重现半岛数百年的属华历史和几十年的日踞历史（虽然领土和政治上的意义来说不太可能，但是韩国正担心的就是文化和经济意义上的重现）。可以说，这种半岛地缘特征是韩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主要土壤，政治军事领域里面的不安全感会外溢到经济、文化等



软的方面来，从而导致相关的安全化行为。第二，作为国家的韩国：直到冷战结束后的时代，韩国才在国际社会上被广泛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而时间的因素并非如此绝对，韩国通过 1988 年的汉城奥运会、2002 年的韩日世界杯等国际盛事，成功地向世界推销了韩国。随着北朝鲜的一些令人失望的举动，其已然被国际社会所孤立，在现今的东亚一体化发展进程当中，中日韩是主导，而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多层面上，发展程度居于中、日两国之间，在对北朝鲜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也举足轻重，可以说在亚洲尤其是东亚事务上有着重要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对北问题的立场上，韩国方面的立场已经不再是一味要求统一的立场，而是在国内分化为保守与温和两派势力，乃至在新的政治共同体下发展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强调自己是所谓的一个民族）——即反对对北阳光政策及过多援助，主张维持现状，因为南北的发展鸿沟实在是日趋加大。第三，作为民族的韩国：此处的安全指涉对象，相信基于对前文的阐述不难理解，是韩国国家的这个认知共同体下的民族主义，最为典型的安全化行为就是在大国文化的浸染下寻求捍卫自身传统的文化独立性和正统性。在韩国的安全措辞里面，报纸和各路媒体上随处可见的是经济、文化等新兴影响外交事务领域的论点。其安全化行为自然也是一种崭新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上述三个方面对韩国安全的分析引出的三个方面民族主义不难找到一个交集，就是韩国在冷战后，不论其何种角色扮演，不论是地理位置自然塑造的还是民族共同体后天培养的民族心态，都围绕着这一国际角色的转变而重构，都带来了民族主义这一安全化的行为。而事实上在韩国的许多政策立法当中，都体现了民族主义情结是多么深远地影响着韩国的内政外交。

1.2对韩国对外关系的影响

1.2.1对美关系

在冷战时期，韩国是曾被美国解放的亚洲反共阵地，国家外交可以说是唯美国马首是瞻。而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的主题发生了深刻变革，韩国作为一个经济腾飞的独立国家有了新的发展定位和目标。美国的一些行为和思考方式无疑使得本来就对大国染指自身事务很反感的韩国人越发抗拒。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



以看到，冷战结束后韩美的关系由之前的“唯美是从”到“重美”、“多元”^[88]，在经济上的竞争性显著增强，而在传统的政治军事安保领域仍然是坚定合作的盟友，总结来说，就是稳定当中有变化，韩国比起以前，更倾向于在大国之间玩均衡游戏，美国不再是毋庸置疑的合作者。然而，比起“有威胁性”的崛起的邻居中国，美国仍然是必须要团结和依靠的对象。

1.2.2对日关系

一直以来困扰韩日关系的问题主要是历史问题、独岛（竹岛）主权归属之争等极易激起民族主义情感的问题，在经济文化领域，日本则一直是韩国努力赶超的对象，两国的民间交流和文化往来的频繁程度和深入程度远远超过二者在东北亚同中国相关往来的程度。日本是韩国主要资金和商品来源地，韩国在产业化发展中也借鉴了日本模式。韩日又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同为美国盟国，双方无论在国家利益还是在地区发展上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面临着中国等地区大国势力的盘踞，韩日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

“1990年5月，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访日时在日众议院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新韩日关系》的演说。”^[89]为冷战后韩日关系的发展方向确定了良好的基调。

“1993年金泳三执政后，提出将历史问题与经济问题脱钩，倡导两国应从注重‘政治逻辑’转向注重‘经济逻辑’”^[90]。1998年金大中上台后再次对前任政府的对日政策进行调整。1998年10月，金大中访问日本，并提出了韩日伙伴关系新思维。

“双方签署了《韩日联合声明》及其附属文件《面向21世纪韩日双边合作行动计划》。”^[91] 我们可以看到，韩国民众不惜生命的激烈民族主义情感与冷静的官方外交政策形成对比，虽然韩国官方谴责日本的相关声明更多，但是主流的官方政策是趋好的。随着李明博实用主义外交的出台，冷战后的韩日关系注定在微妙中走向成熟，而经济民族主义是主流声音，毕竟，现阶段能让韩国国民觉得安全的，只有经济上的强大。而对日本历史一直以来遗留的民族主义情绪，现在很难在实质的交流中真正掀起波澜，至多是民间不满的一种情感宣泄。

1.2.3对华关系

^[88] 隋日安，王新华. 冷战后的韩美关系变化特点及未来展望. 国际论坛，2005，1：22

^[89] 李明博欲超越韩日关系史，意识形态时代已过去. 新华网，2010，02，20

^[90] 李明博欲超越韩日关系史，意识形态时代已过去. 新华网，2010，02，20

^[91] 李明博欲超越韩日关系史，意识形态时代已过去. 新华网，2010，02，20



韩中关系是东北亚区域内较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冷战后随着卢泰愚政府北方外交的成功，中韩建交后关系有了质的改变，可以说，这既是世界大势所趋，又是两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两国关系的亮点就是年复一年惊人的贸易交易量，在传统的朝鲜核问题上及其他地区合作问题上，两国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合作。然而民族主义情绪横亘在两国国民的交流当中，平添了不少阻力和不和谐的因素，视中国为文化霸权主义、经济崛起威胁的想法可以说是在韩国国民当中比较有市场的。此类民族主义情感正“发挥着功能主义的外溢效应”^[92]，从非传统安全象着影响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各个维度扩散并发挥着作用。中国庞大的市场始终对韩国投资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但是经济上的联系并未带来政治、文化交流上的顺畅局面，相反，在韩国，对中国的消极观点很有市场，而在中国，也出现了所谓的“嫌韩”情绪，如何将中韩之间的交流由不得不交流转变成互相主观意愿的友好交流，是当前亟待讨论的话题。总体上来说，韩中关系是基本坚实但仍需加以扶正。

1.2.4对联合国关系

作为联合国的非常任理事国，韩国在联合国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现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是韩国人潘基文，在当年潘基文竞选此职位的时候，时韩国总统卢武铉给予了很大的支持。随着潘基文终于成为历史上第二位亚洲秘书长，韩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地增长了。“最近，前韩国驻联合国大使崔英镇被任命为驻科特迪瓦特使，韩国出身的联合国高官增加，这说明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韩国的地位在上升，但一些职员和外交官表示，感觉韩国政府的利益被放在首位。”^[93]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能对此现象客观公允地看，因为比起其它国家的联合国官员，韩国官员的比例还是非常有限。但是随着这样的韩国外交人员的活跃，必然在联合国的舞台上韩国的声音会越来越响亮。此外，联合国仍旧是韩国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主要途径。

第二节 冷战后韩国民族主义对其在东北亚区域内外交的影响

^[92] 魏志江. “冷战后中韩关系研究”.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142

^[93] 潘基文在联合国高层重用韩国人引内部抗议. 《华盛顿邮报》网络版, 2007, 11, 21



2.1对韩国的东亚区域合作的影响概述

东北亚地区的一体化议程已经逐渐被各国提上日程，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全球化在东北亚地区的深入，东北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也逐步加快且不可避免。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两次金融危机下，东北亚地区各国在众多领域的状态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区域一体化，尤其是非政治、军事领域的“软实力”层面的一体化是东北亚一体化的重要开端，也是一个重要阵地，在此领域，经济、文化等都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现今的东亚安全问题，可以说是在冷战格局的遗留下产生了后冷战时代的新特点，是以传统安全领域为历史滥觞的新兴非传统安全领域与之结合的问题，而中日韩三国，在这个冷战时期留给他们的还不能称之为完全安全的地区内进行着博弈和互动。金融危机给韩国留下的痛苦记忆、北朝鲜开发核武器带来的安全阴影的关切，都让韩国对地区合作能给其带来的保障举手欢迎；同时，韩国却有对历史有着切肤之痛，对过度的地区合作会否让自己沦为为大国鱼肉有着担心，2008年的美国牛肉风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有谁会相信“韩国人的基因更容易得疯牛病”的说法呢？最终在韩国国民心里作祟的还是民族主义情结。

2.2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影响

2.2.1 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全球化在地区内的集中表现）——交互相生

可以说实现东亚地区一体化或言之实现东亚地区的全球化，民族主义带来的文化本位主义是头号障碍。

美国新闻总署原官员戴维·希区柯克曾于1994年对美国 and 东亚各界精英进行过问卷调查，选择他们认为最重要的6个社会价值，东亚方面的顺序如下：(1) 社会秩序；(2) 社会和谐；(3) 保证官员的可靠性；(4) 接受新思想；(5) 出版自由；(6) 尊重权威。而美国的顺序则是：(1) 出版自由；(2) 个人权利；(3) 个人自由；(4) 公开辩论；(5) 为自己考虑；(6) 官员的可靠性。显然东亚更重视秩序、和谐、权威，而美国更强调个人权利、公开辩论和出版自由。这证明了在某些方面，东



亚已经有着合作的基础,即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而这种具有共有性的文化价值观,是建立东亚区域合作的共同文化观念的根源。^[94]

然而障碍就是民族主义。首先,由于韩国分别与日本、中国之间的有着一定的历史问题,民族主义情绪是非常难以淡出人们视线的一个政治生活主题。其次,韩国国土狭小,国民为了寻找更多的发展和生存机会,大量向海外迁移,这种韩国人特有的“走出去闯”的“走文化”让韩国积极地参与到了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去。但是在与外国文化相遇的时候,韩国国民对自我文化的守护意识非常强烈甚至激进,表现出了强烈的排他性和盲目性,经常在当地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实质上这是韩国国民文化矛盾心态的一个体现,但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美主导的世纪”的来临,韩国担心在亚洲为日中“夹击”、又为美国所控制干涉的心态更加急迫,如果韩国要突破瓶颈,寻求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又一个新高度的话,如何应对和克服国民强烈的民族主义心态是一个重要课题,消除固然过于绝对,但是如何控制,把握好度,至关重要。而对于和韩国打交道的其他国家来说,如何更加透彻深入地了解韩国的民族主义,如何去针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加以解决,都是必要的。一个国家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能轻易用对错判断,反过来,不能去了解、分析并且合适地应对此类问题,则是失败和错误的。

因此,应当报有对多样性的包容,对同一性的整合。牵涉到文化、经济领域范畴的合作,通常都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历史上的东亚文化积淀是东亚文化之根,未来的东亚共同文化构建可以参考历史留下的丰厚资源。”^[95]优势和障碍往往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历史上的积淀既可能成为财富,也可能成为炸药。而在建立地区合作机制的方式上,通过论坛讨论提出新构想、新方案或新模式来主导地区合作,乃至地区秩序的手段等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两年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就是一些有益尝试,但是由于许多实质性问题仍未解决,这样的官方会谈往往有些空洞。

“第二轨道”的作用日显重要。“第二轨道外交是非官方的行为,强调虽然参与者可能是政府官员,但他们不代表任何国家和政府,他们的活动只能代表个人。任何在这类会议上所形成的结论和建议,对政府没有约束力,会议的论文也不

^[94] 东亚区域一体化:经济,政治与文化分析. 国际观察 www.tianya.cn, 2010, 1, 17

^[95] 王作成. 试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文化认同的建构. 沈阳大学学报, 2009, 2



代表任何国家立场的陈述。”^[96]通过一些民间的交往、前任外交官的活动，往往能够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随着新兴的网络空间的扩张，以及民主化进程对媒体进一步言论自由的要求呼声渐高，网络和媒体常常对民族主义有一些负面引导作用，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并且加以引导至好的方向的。民族主义往往是一种民众思潮，他们往往位于正态分布的中心部分，却不一定代表正义的大多数，尤其常受到媒体和官方决策的误导，而如果能够掌握一个国家话语权和决策权的精英群体能够针对民众这种意识进行一些宣传和决策，情况将大为不同。所以，笔者的相关结论之一，就是韩国媒体同国外的友好合作是改善其民族主义和加强对外关系合作的一个关键途径。

2.2.2 合作中有竞争 (Cooperative & Competitive)

政治上，韩国、日本的民主化发展较中国成熟很多，而且由于历史问题等原因，东亚一体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欧盟并只能在“低级政治”领域实现有限合作；经济上，三国的的发展是呈阶梯状态的，“统计数据显示，中、日、韩外贸总额超过两万亿美元，其中 58%来自三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 55%。一个‘相互依赖’的区域性贸易链正在东北亚地区逐渐成型”^[97]，东亚区域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飞速提高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来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制度障碍，规范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经贸关系；这些都是不同于其他地区一体化的成员国现状，使得东北亚地区的合作虽然必然且势在必行，却面临着一些现实挑战和障碍。

最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三国都受着深厚的东方儒教文明浸润，对伦理道德的看法近似；在西方文明全球化传播的今天，对于外来文明的“拿来”程度由于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差异很大，韩国、日本凸现出比较明显的西化倾向。这种发展现状使得东亚国家，以本文为例，如韩国，在对外交流当中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竞争性心态，认为民主化程度高于中国、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也比历经过文化浩劫的大陆好，而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使得许多韩国国民认为自己占据着道德高地，从而才导致了包括“端午之争”、“汉/韩医之争”、“东海问题”、“独岛问

^[96] 苏浩. 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安全合作研究.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97] 东亚一体化面临四大障碍. 潇湘晨报, 2009, 10, 25



题”等争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西方文明仍是主导和主流这个事实，使得很多东方国家更多地是想做自身文明的优秀代表而非合作起来。东亚各国对于现代化的追求是一致的，对于西方文化都是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在当代国际交往中，它们的基本行为准则都采纳了主要来自西方的国际规范，如主权平等、互不侵犯、互相尊重等，这样，东亚各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遵循的是“竞争”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关系，为合作提供了观念层面上的可行性。

韩国是一个历史上多灾多难、现时代危机感深重的国家，对北核问题、半岛现状等问题上，韩国的民族情感亟需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承认和理解，作为一个渴望独立自强，得到国际社会尊重和认可的国家，必然将面临民族主义情感的转型，才能将阿里郎之曲继续在国际舞台上美丽地演奏下去。

结语

不论是从地理的角度来剖析韩国，还是从现有的国家机器，原有的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解析韩国，都可以交叉归结到民族主义的情结上。而这样综合原因造成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影响冷战后韩国外交的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这种综合的、非传统军事政治的特点，在冷战后的时期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明显；也以一种更加全方位的方式来影响着韩国的内政及外交。作为一个夹在各个大国势力中间的小国，这样一种情绪得以孕育，也更加得以挥发，就国别来分析的话不难看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左右着韩国，具体则体现在其外交行为上，转化为一种随区域局势而动、为大国角力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的姿态。

本文最后一部分得出的结论是韩国此种民族主义情绪对其在东北亚区域内的外交影响，鉴于朝鲜半岛问题的特性和韩国的影响力区域性，韩国的外交事务影响力还多半停留在区域内，并且受到大国势力的极大牵制。鉴于东亚地区文化和历史的特性，韩国融入地区化的意愿同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极为让人印象深刻。而韩国作为夹杂在中日之间的亚洲国家，伴随着历史问题和半岛现状的复杂情况，在亚洲国家间存在着一种既必须竞争又需要合作的心态，韩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带着自己的特点发展了起来并且影响着韩国的外交关系和对外事务。



综上所述, 冷战后, 随着世界和地区格局的变化调整, 韩国在新的轨道上发展, 原有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 在政治民主化、经济高度自由化、文化传统与西方结合的基础上蕴育了其独一无二的特点。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民族主义。其民族主义经历了蕴育, 渐起, 高涨, 发展的过程, 伴随着韩国外交的种种变化与发展, 并影响着韩国的对外关系。尽管之前许多学者就韩国民族主义进行了研究, 但是首先多为从政策和现象解读, 其次则是多为从一种传统的研究视角进行解读, 本文从建构主义的理论角度切入, 以期从文化认同的领域定义其民族主义并作出了一些相关的拙浅的探索, 以期能贡献一些关于韩国民族主义研究的新观点, 并总结其规律、分析由此给韩国外交行为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中文参考文献:

中文著作:

- 1, 王联. 世界民族主义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 斯大林全集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3
- 3, 阎学通.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 4,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5, 申基渊. 韩国民族主义的家谱及政治. 首尔: 创作与批评出版社, 2009
- 6, 纪胜利、郝庆云. 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2000).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7,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 新安全论.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6
- 8, 俞可平. 民族主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39
- 9, 宋鸿兵. 货币战争.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 214
- 10, 何牧. 韩国四总统合传.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11, 冯世则. 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 建设和平与民主.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 12, [美] 约瑟夫·S·奈, 约翰·D·唐纳胡. 全球化世界的治理.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 13, [美] 塞利格·哈里逊. 扩大中的鸿沟: 亚洲民族主义与美国政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4, [美] 基辛格. 外交. 战略与管理, 1994, 3 转引自 王联. 世界民族主义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5, 刘曙光.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 16, [美] 约瑟夫·S·奈, 约翰·D·唐纳胡. 全球化世界的治理. 北京: 世界



知识出版社, 2003

- 17, 魏志江. “冷战后中韩关系研究”.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 18, 苏浩. 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安全合作研究.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中文期刊:

- 19, 李文. 东亚的现代化与民族文化. 当代亚太, 2006, 12
- 20, 李晔, 耿昕. 论东亚民族主义的类型与特征. 东北师大学报, 2001, 05
- 21, 庞中英. 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 11
- 22, [韩] 金东成. 东北亚安保秩序的现实与民族主义. 国家战略, 2009
- 23, 郭俊赫. 民族主义: 为了和平构建 21 世纪的民族主义, 2006, 3:2
- 24, 柳吉再. 就整合与友善的 21 世纪韩半岛民族主义而进行的一些探索. 首尔: 国际和平, 2006, 3
- 25, 王剑峰. 全球化: 当代韩国的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2006, 5
- 26, 李强. 从“一边倒”到“等距离”. 国际观察, 1996, 4: 11
- 27, 张建华, 李凤飞. 作为一种世界潮流的民族主义. 世界经济和政治, 1996
- 28, 苏俊燮. 自比“鲸群中的虾米”韩国人为何总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 2007, 11, 5
- 29, 刘小芳, 吴建华. 试论冷战后韩国的新外交及其成因. 当代韩国, 2006, 秋季号
- 30, 吕元礼. 新加坡是如何提高软实力的. 深圳特区报, 2008, 2, 19
- 31, 高盛报告称朝鲜半岛统一后 GDP 将超日本. 东方早报, 2009, 9, 22
- 32, 李智.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思潮.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129
- 33, 张广瑞. 2002 年韩国足球世界杯意味着什么. 首都经济杂志, 2002, 11
- 34, [日] 安夫中野. 从人类社会四维结构观点看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四次浪潮.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7, 4
- 35, 唐小松, 黄忠. 论信息是时代的网络外交. 现代国际关系, 2008, 6
- 36, 罗洁, 詹小洪, 朴光海, 王晓玲. 中韩民众, 彼此厌烦了吗?. 世界知识, 2009, 4
- 37, 高浩荣. 韩国宽带网络发展迅速, 普及率世界第一. 人民网, 2002, 12, 23
- 38, 唐小松, 黄忠. 中国网络外交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 2009, 4
- 39, 假新聞燃中韓仇恨內地網民擬開幕禮杯葛韓隊. 明报, 2008, 08, 06
- 40, 金泰勋. 烛光集会——伟大但可怕的网络民粹主义. 朝鲜日报中文版, 2008, 06, 12
- 41, 李慎之. 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太平洋学报, 1995, 2
- 42, 陈峰君. 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 国际政治研究, 1996, 2
- 43, 安德鲁-塞尔蒙. 世界杯、Lone Star、疯牛病和民族主义——韩国人令人赞佩的热情与令人生厌的排外敌对情绪. 朝鲜日报中文版, 2008, 07, 14
- 44, 韩国城市上班族国际婚姻掀起热潮. 朝鲜日报, 2003, 8, 1
- 45, 韩国人就国际婚姻对自己“NO!”对子女“OK!”. 朝鲜日报, 2006, 1, 9



- 46, 童兵. 媒体负有国民教育的崇高责任——赴韩国考察学习的一点感悟. 海外新闻界, 2007, 10
- 47, 隋日安, 王新华. 冷战后的韩美关系变化特点及未来展望. 国际论坛, 2005, 1: 22
- 48, 李明博欲超越韩日关系史, 意识形态时代已过去. 新华网, 2010, 02, 20
- 49, 潘基文在联合国高层重用韩国人引内部抗议. 《华盛顿邮报》网络版, 2007, 11, 21
- 50, 王作成. 试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文化认同的建构. 沈阳大学学报, 2009, 2
- 51, 东亚一体化面临四大障碍. 潇湘晨报, 2009, 10, 25

中文网络资源:

- 52, 蔡建. 韩国: 文化民族主义不足怪.
<http://www.cqvip.com/qk/80780X/200710/24430962.html>
- 53, 韩国 NAVER 搜索引擎. <http://www.naver.com/>, 2009, 12, 30
- 54, 向勇. 怀念金大中: 韩国文化产业巨轮的舵手.
<http://bbs.rednet.cn/MINI/Default.asp?70-19754596-0-0-0-0-0-a.htm, 2009-11-14>
- 55, 韩国人不想统一了.
<http://bbs.kooaoo.com/viewthread.php?tid=111779, 2010, 02, 01>
- 56, 韩国 NAVER 百科辞典 (네이버 백과사전)
<http://100.naver.com/100.nhn?docid=776733, 2010, 01, 22>
- 57, 纽约时报官方网站. <http://www.nytimes.com/>, 2009, 12, 30
- 58, 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炮轰世界杯: 那些钱应该去扶贫.
<http://2006.sina.com.cn/others/2006-06-14/130736354.shtml, 2009>
- 59, 韩国总统邀请四川地震灾区青少年到总统府做客
<http://news.sohu.com/20090518/n264017901.shtml>
- 60, 新华网. www.xinhua.com, 2008, 06, 23
- 61, 皮尤智库官方网站. <http://pewresearch.org/>, 2009, 12, 20
- 62, 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tw/Wikipedia:%E9%A6%96%E9%A1%B5, 2009, 12, 15>
- 63, 东亚区域一体化: 经济, 政治与文化分析. 国际观察 www.tianya.cn, 2010, 1, 17

英文参考文献:

英文著作:

- 64, G. C. Spivak. In Other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65, Hans Khon.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D.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1955



66, Carlton J. H. Hayes. *Essays on Nationali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8

英文期刊:

67, Walker Connor. A nation is a nation, is a state, is an ethnic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78, 4:382

68, Robert J. Foster. Making National Cultures in the Global Ecumen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1, 20: 235-260

69, B. R. Myers. 牛肉问题背后的韩国民族主义.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2008, 7, 4

70, Robert J. Foster. Making National Cultures in the Global Ecumen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1, 20: 235-260

71, William H. Gleysteen Jr. and Alan D. Romberg. Korea: Asian Paradox. *Foreign Affairs*, 1987, 65: 1037-1054

